

立法會

公營房屋建築問題專責委員會

第五十三次研訊的逐字紀錄本

日期： 2002年2月26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2時35分

地點： 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劉健儀議員, JP (主席)

何俊仁議員(副主席)

何鍾泰議員, JP

李卓人議員

呂明華議員, JP

涂謹申議員

陳婉嫻議員, JP

黃宜弘議員

楊孝華議員, JP

鄧兆棠議員, JP

石禮謙議員, JP

麥國風議員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 SC, JP

缺席委員

陳鑑林議員

證人

公開研訊

第一部分

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工程品質控制工程師

梁華慶先生

第二部分

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工程二級監工
薛文偉先生

Legislative Council

Select Committee on Building Problems of Public Housing Units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Fifty-third Hearing
Held on Tuesday, 26 February 2002, at 2:35 pm
in the Cha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Members present

Hon Miriam LAU Kin yee, JP (Chairman)
Hon Albert HO Chun-yan (Deputy Chairman)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JP
Hon LEE Cheuk-yan
Dr Hon LUI Ming-wah, JP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CHAN Yuen-han, JP
Dr Hon Philip WONG Yu-hong
Hon Howard YOUNG, JP
Dr Hon TANG Siu-tong, JP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JP
Hon Michael MAK Kwok-fung
Hon LAU Ping-cheung
Hon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Member absent

Hon CHAN Kam-lam

Witnesses

Public hearing

Part I

Mr Tommy LEUNG Wah-hing
Quality Control Engineer for Shatin Area 14B Phase 2 project

Part II

Mr SIT Man-wai
Works Supervisor II for Shatin Area 14B Phase 2 project

主席：

歡迎各位出席公營房屋建築問題專責委員會今天的公開研訊。

我想提醒各位委員，整個研訊過程必須有足夠的法定人數，即連主席在內共5名委員。此外，我亦想提醒出席今天研訊的公眾人士及傳媒，有多宗法院的待決案件，案情可能觸及部分委員會現正調查的事件。而在研訊過程以外場合披露研訊上提供的證據或將會在研訊上提供的證據，將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保障。因此，如有需要，傳媒及公眾人士應就他們的法律責任，徵詢法律意見。

今天的研訊分兩部分。委員會首先會向梁華慶先生錄取證供，梁先生是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地基工程的品質控制工程師。向梁先生取證完畢後，研訊會進入第二部分，委員會會繼續向薛文偉先生取證。薛先生是有關工程的二級監工。

現在請證人梁華慶先生。

(梁華慶先生進入會議廳)

梁華慶先生，多謝你出席今天的研訊。

首先，我想指出專責委員會的目的是依照立法會透過決議案所委派的任務，傳召證人作供。委員會不會就任何人，包括所傳召的證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作出任何裁決。如果在委員的提問或證人的答覆中，提述到法庭尚待判決的案件，並且可能妨害該等案件的話，我作為委員會主席，有權禁止這樣的提述。

本委員會決定所有證人均須宣誓作供，我將以專責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為證人監誓。

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式宣誓。請依照放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

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工程品質控制工程師梁華慶先生：

本人，梁華慶，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多謝你，梁先生。

梁先生，你曾於本年2月18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證人陳述書。

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主席：

我現在宣布上述文件獲接納為向專責委員會出示的證據，有關的文件編號為SC1-C0036/YCK。

梁先生，首先我想向你提出以下問題。

在擔任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地基工程的品質控制工程師時，你持有與工程有關的專業資格是甚麼？

梁華慶先生：

大學畢業證書。

主席：

是大學畢業證書。修讀甚麼科目呢？

梁華慶先生：

是工程項目的畢業證書。

主席：

是哪方面的工程項目呢？因為證書也可證明你修讀甚麼科目，可否告知詳情？

梁華慶先生：

證書上沒有清楚列明，只是工程。

主席：

事實上，你是修讀甚麼工程項目而獲頒大學畢業證書呢？

梁華慶先生：

是土木工程及結構工程。

主席：

好，謝謝。在有關工程之前，你曾否負責房署的工程呢？

梁華慶先生：

有。

主席：

你有沒有大口徑鑽孔樁的經驗？

梁華慶先生：

有，但在房署是第一次負責。

主席：

你有多少年的大口徑鑽孔樁的經驗呢？你做過哪方面的工作呢？你可否告知委員會，憑你過去的經驗，你知否大口徑鑽孔樁有甚麼地方需要特別留意呢？

梁華慶先生：

我在1986年第一次做大口徑鑽孔樁的工程，這是房協的工程。

主席：

換言之，在98年做這項工程之前，你已具備十多年的大口徑鑽孔樁的經驗。你曾進行過多少項工程呢？

梁華慶先生：

10項以內。

主席：

10項以內。

梁華慶先生：

但我記不起實際上有多少項。

主席：

憑你在這方面的經驗，你可否告訴我們進行大口徑鑽孔樁的工程時，有甚麼地方需要特別留意以確保品質呢？

梁華慶先生：

清洗樁底一定要徹底，否則樁柱可能會坐在軟層上，因為基本上大口徑鑽孔樁的設計都是坐在岩層上。

主席：

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

梁先生，你在證人陳述書中表示，你在98年1月任職會漢工程有限公司，你的意思是不是你當時才加入這間公司呢？

梁華慶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即當時剛加入這間公司後，你便進行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工程。你在加入會漢前，有否具體擔任過品質控制工程師這個職務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所以，主席問你有關以往進行大口徑鑽孔樁工程的經驗，你所說的並非擔任這個角色的經驗，是不是呢？

梁華慶先生：

沒錯。

楊孝華議員：

你可否告訴我，你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時對大口徑鑽孔樁工程的要求，和你以往進行大口徑鑽孔樁工程的經驗，在角色上主要有甚麼分別？換言之，與你以前的經驗有沒有關係？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工作呢？

梁華慶先生：

基本上兩者是有相連的。

楊孝華議員：

有相連的。

梁華慶先生：

只不過我從前在房署其他地基工程，我是擔任地盤代表，處理地盤的日常運作。此外，所有有關進度及品質控制等事宜，我亦有參與。

楊孝華議員：

你作為地盤代表時，你在職責上有沒有與承建商的品質控制工程師進行直接接觸呢？

梁華慶先生：

有。當時(即1998年之前)的品質控制工程師，基本上是我公司的一名職員。

楊孝華議員：

後來你加入會漢後，你便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

梁華慶先生：

不錯。

楊孝華議員：

換言之，雖然這是你第一次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但你從以往所擔任的職位，你也知道品質控制工程師應該做甚麼工作，你對這個職位的職責已有一定認識，只不過你當時還未擔任過，對嗎？

梁華慶先生：

不錯。

楊孝華議員：

你可否簡述品質控制工程師的職責呢？你加入會漢擔任這個職位所扮演的角色，與你以前的工作經驗主要有甚麼不同呢？

梁華慶先生：

我在沙田第14B區第二期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主要負責監察物料到達地盤時的品質是否符合合約要求，以及工程質素(例如落石屎後回來的報告)是否符合合約的要求。

楊孝華議員：

在你還未擔任會漢這個職位前，你在地盤上的經驗是否需要關於查核物料是否合格這方面呢？

梁華慶先生：

都需要的。

楊孝華議員：

即你也很清楚職責是甚麼，只不過這次的角色不同，但你也知道要做甚麼？

梁華慶先生：

對，沒錯。

楊孝華議員：

你在證人陳述書中也提及，你當時負責將軍澳第74區第二及第四期，以及一個位於油塘的地盤等，你在這數個地盤都有擔當職務。你是否同樣以品質控制工程師的角色同時監察這數個地盤呢？

梁華慶先生：

名義上，我是該4個地盤的品質控制工程師；但實際上，或者可以說，我差不多把所有時間都投放在將軍澳第74區第二及第四期的兩項工程。因為在該兩項工程中，我除了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外，實際上，我還擔任項目經理。

楊孝華議員：

你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的同時，更兼任多個地盤的工作，這在你公司或行內是否屬於一種正常的現象呢？還是因為當時工程特別多，所以是較特殊的情況呢？

梁華慶先生：

因為合約沒有提及品質控制工程師需要長時間駐地盤，我也只是第一次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所以對於行內一個人可以擔任多少個地盤的品質控制工程師，基本上我也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有人不只擔任一個地盤的品質控制工程師。

主席：

據你理解，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你應該投放多少時間呢？你應該怎樣做呢？你對掌握工作有沒有任何認識呢？

梁華慶先生：

根據我從前接觸過的品質控制工程師，根本很少需要親自到地盤監察日常的運作，只不過可能要驗收物品，或當收到檢驗報告時，需審閱報告是否符合合約上的要求，以及檢查一下報告的樁柱深度與所灌注的石屎體積是否符合。

楊孝華議員：

有關驗收物料，以及審查樁柱深度是否符合要求，始終需要有人在場負責。你說你不在地盤，那麼你主要依賴誰人負責這些實地的驗收工作呢？

梁華慶先生：

在行內，這些實地工作都是由公司的Foreman和房署的監工一起進行驗收，因為這些都是很簡單的度尺工序。

楊孝華議員：

所以，當時你不會為這4個地盤而分配自己的時間？

梁華慶先生：

沒有。即使我在將軍澳地盤也無須量度樁柱深度，而是由地盤Foreman及房署監工一起到地盤量度。

楊孝華議員：

如果公司的Foreman已完成所有這些工序，他有何途徑告訴你，讓你過目和簽署呢？

梁華慶先生：

他會透過一份由房署設計的驗收報告告訴我，我會審閱該報告，如果驗收報告是OK，便.....

楊孝華議員：

即完全無須進行任何抽查或巡查，作為工作範圍之一，對嗎？

梁華慶先生：

關於工作範圍，沒有清晰的指引。

楊孝華議員：

除了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外，你還同時兼任兩個項目的項目經理。由於你同時兼顧4個地盤，據你理解，項目經理的職責是否比品質控制工程師的更繁重，或者需要在地盤工作呢？

梁華慶先生：

是更繁重的工作，因為要處理地盤的日常運作，看看其進度是否達到合約上的要求。

楊孝華議員：

這個工作是否需要你長期或經常出現在你擔任項目經理的地盤呢？

梁華慶先生：

需要。

楊孝華議員：

這個工作是否需要你有一定時間在實地工作？

梁華慶先生：

沒有規定。

楊孝華議員：

沒有規定？

梁華慶先生：

但實際上的工作，基本上令人不能離開地盤。

楊孝華議員：

如果擔任項目經理是沒有這種規定，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也沒有這種規定，那麼，主要是根據甚麼令你投放大量時間在其他項目的實地工作，而只投放很少時間在這個地盤上呢？

梁華慶先生：

因為沙田第14B區的地盤有一位地盤代表，他和我的經驗應該相差不遠，我甚至相信他的經驗可能比我還更豐富。

楊孝華議員：

地盤代表是.....

梁華慶先生：

Site Agent。

楊孝華議員：

這位Site Agent是你公司的人，還是房署的人呢？

梁華慶先生：

Site Agent是公司的人。

楊孝華議員：

Site Agent是公司的人。Site Agent是否需要經常向你匯報，或很頻密地向你報告各個程序的進度呢？

梁華慶先生：

基本上，我在地盤無須理會工程進度，進度是由Site Agent管理。因為擔任將軍澳兩個地盤的兩名Site Agents的經驗較淺，所以我要在該兩個地盤長時間監察。

楊孝華議員：

當你在沙田這個項目工程中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時，你的上司是誰呢？

梁華慶先生：

我的上司便是老闆。

楊孝華議員：

所謂老闆，他的職銜是甚麼呢？你是否直接向……

主席：

你是否需要向上級匯報你的工作呢？當然你是由老闆聘請的，但你未必要向他匯報工作，最重要是你做好你的工作。是後者的情況，還是前者的情況呢？換言之，你要向某人匯報你正在做的工作，以及投放多少時間等。

梁華慶先生：

不需要。

主席：

不需要？

楊孝華議員：

也不需要？

主席：

即老闆只負責給你發薪？

梁華慶先生：

是。

主席：

OK。

楊孝華議員：

你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時，是否沒有程序，必須向上司匯報有關這項工程的事宜呢？即是否完全由你自己作主呢？

梁華慶先生：

不是的，是由Site Agent向上司匯報。除非地盤工程的品質和試驗報告出現問題，才會由我處理；如果有關正常的日常運作，根本是由Site Agent全權代理。

楊孝華議員：

但Site Agent是否向你負責呢？

梁華慶先生：

不是的。

楊孝華議員：

他向哪位負責呢？

梁華慶先生：

Site Agent是向老闆負責的。

楊孝華議員：

又是向老闆負責。即Site Agent與你之間沒有工作關係？但剛才你說很多forms在收回來後須由你過目及簽署，這是否都是由Site Agent負責的呢？

梁華慶先生：

Site Agent會先簽署。

楊孝華議員：

他會先簽署，然後才到達你手中？

梁華慶先生：

對，不錯。

楊孝華議員：

你說如果有任何問題，便由Site Agent請示老闆，但forms則交由你簽署。我不明白你們之間的工作關係，如果由你簽署，你發覺有問題時，應該告訴誰人呢？或者如果他發覺有問題，應該告訴誰人呢？難道不是都先經你處理嗎？

梁華慶先生：

如果我發覺有問題，當然會找Site Agent；但Site Agent從未向我表示有問題。

楊孝華議員：

那麼，你曾否發覺有問題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在你們的工作程序上，如果出現問題，你須向人請示，你是否須向在會漢的上司匯報呢？

梁華慶先生：

對，不錯。

楊孝華議員：

是否需要向亞太土木工程有限公司匯報或請示呢？

梁華慶先生：

如果出現問題，需要請示亞太，會由Site Agent直接向它請示，並不經我。

楊孝華議員：

你與亞太的人員有沒有在工作上的接觸呢？

梁華慶先生：

我們在地盤上與工程師舉行Progress Meeting(即每月的進度會議)，會有接觸。

楊孝華議員：

只是舉行會議時？

梁華慶先生：

對，不錯。

楊孝華議員：

在工作程序上，有沒有任何事情需要向他們請示或匯報呢？

梁華慶先生：

我不需要。

楊孝華議員：

不需要？你剛才提及的Site Agent，是否我們平日提及的地盤總管李偉衡先生？

梁華慶先生：

對，不錯。

楊孝華議員：

他就是Site Agent，對嗎？

梁華慶先生：

對，不錯。

楊孝華議員：

據你剛才的解釋，他是Site Agent，他把文件交給你簽署，但在公司裏，你們之間有沒有從屬關係呢？即你是上司而他是下屬？

梁華慶先生：

在這個地盤，我們沒有從屬關係。

楊孝華議員：

在這個地盤？

梁華慶先生：

因為他直接負責這個地盤，如發生任何事情，他會直接向老闆匯報。

楊孝華議員：

OK，剛才梁先生說，雖然你是第一次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但你曾對大口徑鑽孔樁工程，直接提出要特別留意的地方。你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時，你透過甚麼方法以確保工程達到專業要求呢？除了你要過目和簽署那些forms外。

梁華慶先生：

地盤上的工作都是靠地盤的Foreman去做。

楊孝華議員：

你在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時，除了與Site Foreman在表格來往上有接觸外，你是否需要與房署人員就地盤工作而接觸呢？

梁華慶先生：

在每個月的例會及工程師到地盤巡查時，我們會有接觸。

楊孝華議員：

你們通常是相約一起進行巡查嗎？

梁華慶先生：

相約一起巡查。

楊孝華議員：

但會漢方面，是誰負責日常與房署人員接觸？是否亦由Site Agent負責呢？

梁華慶先生：

由Site Agent負責。

楊孝華議員：

都是由Site Agent負責。

主席：

曾經進行多少次地盤巡查呢？

梁華慶先生：

我不知道巡查過多少次；我自己則曾有3次與地盤工程師一起進行巡查。

楊孝華議員：

3次？整個過程中達3次？這3次巡查是從你加入會漢至何時呢？

主席：

工程是於1998年2月開始至1998年12月，即差不多在10個月的時間內，你曾巡查3次？

梁華慶先生：

與工程師一起巡查過3次。

主席：

你有沒有與工程師以外的人一起巡查過地盤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主席：

可否作出一個結論，就是除了在地盤每月舉行一次的會議(即Progress Meeting和Site Meeting)外，你與工程師巡查過整個地盤3次呢？

梁華慶先生：

對，不錯。

楊孝華議員：

這些巡查是你們在舉行會議時相約一起進行，還是刻意進行的呢？

梁華慶先生：

是相約一起進行的。

楊孝華議員：

我想問，在整個建築過程中，有預鑽、掘井、擴底及清洗等，地盤工作人員每完成一項工序，即一個程序與另一個程序之間，是否需要得到批准才可進行下一步驟呢？尤其是需否得到你這個職位的批准才可以進行呢？

梁華慶先生：

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因為在建造每支大口徑鑽孔樁前，他們都已進行鑽探，基本上已知道樁要到哪個深度才到岩層。

楊孝華議員：

梁先生，你剛才說你只曾巡查過地盤3次，因為你的同事已做過很多其他項目。你看過那些forms後簽署，你怎樣核證那些內容是正確的呢？

梁華慶先生：

我只核證樁柱的深度和石屎數量是否符合。

楊孝華議員：

你核證時是看看site方面有沒有簽署，還是你要經過一番計算，才能相信那是正確的呢？

梁華慶先生：

基本上，那是很簡單的計算。

楊孝華議員：

你進行核證時，有否真的經過計算才在上面簽署，還是作出抽查，才在上面簽署呢？

梁華慶先生：

我曾看過，基本上心算已可計算出來。

楊孝華議員：

如何心算呢？這是否一種比較簡單的計算呢？

梁華慶先生：

把樁柱的半徑乘以半徑，再乘以3.1416，再乘以樁柱深度，便是樁內的石屎的volume。

主席：

如果這個工序這樣簡單，是否需要由工程師進行呢？我們想更清楚知道這一點。你是品質控制工程師，你的工作就是監察、簽署和計算，但所需的計算只是很簡單，就是直徑乘以深度。我相信有了直徑，再找出圓面積是多少，再乘以深度，這是很簡單的計算。我們想更清楚知道，你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尤其是工程師這個職銜，你需要就哪方面作出判斷呢？因為我們掌握的資料不太清楚，這好像很簡單，如果是這樣簡單，是否需要一位工程師去做呢？

梁華慶先生：

這只是房署的要求，我認為不需要。

主席：

你認為不需要？根據你現在向我們描述的工作，根本上，品質控制工程師一職可能只是應房署的要求而設立，其實不能擔任很具體的及實際的角色，因為我暫時未能從你的證供中覺得真的需要一位工程師來負責這種工作。

梁華慶先生：

我覺得是的。

主席：

你認為是嗎？OK，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

梁先生，我想問一些關於預鑽工程的問題。首先，我想問，進行預鑽工程時，你正擔任會漢的職位，對嗎？

梁華慶先生：

甚麼工程呢？

楊孝華議員：

是預鑽孔工程。即地盤的.....

梁華慶先生：

是。

主席：

是pre-drill。

楊孝華議員：

根據亞太交給房署的資料，我們知悉負責pre-drill工程的應該是Tysan Foundations Ltd.，當時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梁華慶先生：

我知道。

楊孝華議員：

你知道。但施德論報告表示，實際進行預鑽工程的公司並非Tysan Foundations Ltd.，而是志成鑽探工程有限公司。當時你是否知道此事呢？

梁華慶先生：

我知道。

楊孝華議員：

你知道嗎？

梁華慶先生：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他們實際上的關係。

楊孝華議員：

你不知道他們的關係？與此同事，你是否知道根據工程的Specification，這種預鑽工程應該由核准名單內的承建商(即Tysan Foundations Ltd.)負責？而你又是是否知道志成並非在名單內呢？

梁華慶先生：

我剛才也說過，我不知道他們有甚麼關係。可能泰昇獲得工程後，再二判予志成；我知道是由志成進行預鑽的。

楊孝華議員：

你知道是由志成進行預鑽？但有沒有規定如工程二判予其他公司，這些公司必須在核准名單內才可以進行預鑽呢？有沒有這種規定呢？

梁華慶先生：

應該沒有，因為現時坊間很多工程都是這樣做。

楊孝華議員：

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梁華慶先生：

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楊孝華議員：

你認為這是否一個問題呢？

梁華慶先生：

我認為這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主席：

你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你是否需要知道合約的內容呢？最少要看過有何特別的要求。你有沒有這樣做呢？

梁華慶先生：

合約的內容，你指甚麼呢？

主席：

例如楊議員提及的Specification。你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你會否看一看呢？

梁華慶先生：

你是問我的意見，還是合約的內容？

主席：

不，我是問你，當時你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你的職責是否包括參閱該項工程的Specification，以瞭解工程有何要求呢？

梁華慶先生：

我不清楚這點。

主席：

“不清楚”的意思是你沒有參閱，還是不清楚……

梁華慶先生：

我知道是需要的。

主席：

但你當時沒有看過，對嗎？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看過那份合約。

主席：

你沒有看合約，那麼，你有沒有看Specification呢？

梁華慶先生：

我有看過Specification。

主席：

但Specification內正正有一段要求ground investigation work必須由房署核准名單內的承建商負責。

梁華慶先生：

是。

主席：

但pre-drill方面找了Tysan Foundations Ltd.負責後，真正進行工程的卻是志成，但志成並非在核准名單內。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你是否覺得你有些事情需要做，或需要就這方面表達一些意見呢？

梁華慶先生：

我不覺得有這種需要。

主席：

你不覺得有這種需要？OK。

楊孝華議員：

進行預鑽時，雖然你不在場，但會漢是否會有人員在場監察呢？

梁華慶先生：

會。

楊孝華議員：

也是由Site Foreman負責進行這工序嗎？

梁華慶先生：

不錯。

楊孝華議員：

預鑽的資料是否直接交給房署呢？還是經過會漢過目後才交給房署呢？程序是怎樣的呢？

梁華慶先生：

是由泰昇交給我們，再由我們交給房署。

楊孝華議員：

是否需要你過目後，再全部check過，才交給他們呢？

梁華慶先生：

不需要。

楊孝華議員：

也不需要。是否需要經你呈交呢？

梁華慶先生：

不需要。

楊孝華議員：

是否由Site Foreman直接呈交？

梁華慶先生：

我想澄清一點，他們完成鑽探後，房署便會派出工程師、項目工程師及土力工程師到地盤視察石樣本，之後才擬備報告；並非做好報告，把報告交給他們後，才拿着報告來工作。

楊孝華議員：

根據土地勘探資料，有些鑽孔的基岩層應該是-41米，但相隔不遠的pre-drill樁，基岩層報稱是-36米；換言之，距離1米的土質資料卻相差這樣遠。從專業工程師的角度，你認為這是正常還是異常的情況呢？

梁華慶先生：

不同地區會出現不同的情況。

楊孝華議員：

但在沙田……

梁華慶先生：

我不敢肯定說是正常還是異常。

楊孝華議員：

作為這個地盤的品質控制工程師，對於在沙田這個地區出現這麼大的差異，你可否判斷是正常還是異常呢？

梁華慶先生：

我不能判斷。

楊孝華議員：

不能判斷？但你是否知道，在當時的工作中，是否需要看這方面的資料？你是否知道這方面的數字？你是否知道有這麼大的差距？

梁華慶先生：

我不知道。

楊孝華議員：

你不知道是因為你沒有看，還是因為你的工作範圍根本不包括這些工作呢？

梁華慶先生：

我不知道我的工作範圍是否包括這工作，但我沒有看過。但基本上，決定權並非在我手中。

楊孝華議員：

決定權不在你的手中？那麼決定權是在誰人的手中呢？

梁華慶先生：

決定權是在項目工程師的手中。

楊孝華議員：

你說你同時在其他兩個地盤擔任項目工程師。有關其他兩個地盤的預鑽深度是多少、兩者有沒有差距等，你在那些地盤便需要察看和作出決定，是嗎？

梁華慶先生：

我們不能作出決定的，決定權在房署手中。如果我們向房署 propose 一個樁柱深度，房署看過後如認為沒有問題，便會接受我們的 proposal。如果房署認為有問題，便會要求我們做其他工作，以證明深度或岩層等達到其要求。所以，主動性並非在我們手中。

楊孝華議員：

你的意思是因為你並非項目工程師，只是品質控制工程師，所以你無須參加這方面的討論，對嗎？是不是這樣理解呢？即以這個地盤來說，在決定預計基岩層時，你是否需要參與討論呢？

梁華慶先生：

我曾在其他地盤參與過這些討論。

楊孝華議員：

你在其他地盤參與過，是否因為你在其他地盤的身份是項目工程師，而不是……

梁華慶先生：

我是項目經理。

主席：

是項目經理。

梁華慶先生：

項目工程師是房署的項目工程師。

主席：

你說你無須參與這個地盤的工作討論，是因為這是房署的職責去進行討論，而且也有項目工程師，所以你無須理會這方面的事情，對嗎？

梁華慶先生：

應該這樣說：我沒有參加過這個討論。

主席：

你應不應該參加這個討論呢？因為……

梁華慶先生：

我覺得應不應該是視乎房署。

主席：

為甚麼要視乎房署呢？因為你也是工程師，你在這項工程也有你的職能，你應該很清楚你的職能需要你做哪方面的工作、哪些工作需要你的參與。如果你需要參與便應該參與，為甚麼要由房署決定呢？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參與過。我有參與其他兩個projects。

楊孝華議員：

你曾參與其他兩個projects，主要原因是否因為你在其他兩個projects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呢？還是甚麼原因呢？在你曾參與的projects中，你是否擔任項目經理？

梁華慶先生：

對，不錯。

楊孝華議員：

為甚麼你曾參與那些projects而沒有參與這個呢？主要原因是甚麼呢？

梁華慶先生：

因為地盤沒有通知我。

主席：

我想弄清楚這一點。你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是否應該參與這個項目的討論，而只不過是地盤人員沒有通知你參與？因為我們現在感到很混淆，我們不清楚你究竟應該做哪些工作，所以希望你協助我們。

梁華慶先生：

可以這樣說，我應該做甚麼工作是根據合約上的要求，而不是由我決定要做甚麼工作。品質控制工程師需要參與甚麼討論或工作，不是由我決定的。

主席：

根據合約，你需要做甚麼工作？

梁華慶先生：

當時的合約沒有清楚列明指引，不像現在的合約那樣，因為發生事故後，現在的合約都寫得很清楚。

主席：

合約內是有提及品質控制工程師的職責。

梁華慶先生：

對，但沒有清楚指出，例如，你應該監察度尺、你應該監察灌石屎。合約內並沒有如此清楚說明，所以我是否參與，都是由房署決定，它要求我參與，我便參與；它不要求我參與，基本上，我便不會抽空參與。

主席：

就這方面，大家都想澄清一點。請看看SC1-H0059(c)/YCK號文件，請同事協助梁先生找出這份文件，這是Specification內的PRE，Page 11。你看到那一頁嗎？梁先生。

梁華慶先生：

看到了。

主席：

第2(ii)段說：Inspect work and certify that i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 and Drawings before seeking approval to covering up under General Conditions of Contract Clause 44(2) of the “said Conditions”。我想集中談談“inspect work”這一項。根據你剛才向我們所作的描述，你似乎在這方面沒有做工作，是嗎？如果有，你怎樣履行這方面的要求呢？

梁華慶先生：

你可以這樣說。

主席：

我可以怎樣說呢？

梁華慶先生：

你剛才的說話。

主席：

不如由你口中說出來，好嗎？因為我們想問你是甚麼情況，你要協助我們瞭解實際情況。

梁華慶先生：

我很少參與這地盤的日常運作。

主席：

換言之，清楚地說，你沒有做到“inspect work”這個要求，對嗎？

梁華慶先生：

這裏是說“inspect work”而非“inspect works”。

楊孝華議員：

以你的理解，“inspect work”和“inspect works”主要有甚麼分別呢？

主席：

你視察後還要certify它是符合Specification和Drawings的。

梁華慶先生：

是的，是“before covering up”；“covering up”可能是灌石屎或把某些東西掩蓋起來。我是沒有做到的。在我還未視察前，他們已落了石屎。

楊孝華議員：

以你的理解，“inspect work”是否應該……以你的意思，按照合約，你是否根本不需要inspect呢？還是……

梁華慶先生：

需要。

楊孝華議員：

是否需要？

梁華慶先生：

需要。

楊孝華議員：

需要。

梁華慶先生：

但沒有清楚指明需要inspect哪些works。

楊孝華議員：

以你的專業知識，你如何inspect work.....除了到地盤視察外，你還有哪些方法來進行inspect呢？

梁華慶先生：

例如核對那些數據，匯報的已落的石屎數量是否正確。

楊孝華議員：

即以你的理解便是核對數據是否準確。

梁華慶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就是你剛才描述的那個簡單的計算？

梁華慶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這便可以完成了inspect work的程序。你的理解是否這樣？

梁華慶先生：

不是。

楊孝華議員：

那怎樣才算是完成了inspect work呢？

梁華慶先生：

我想inspect work不是每一個工序都需要親自到場視察的。如果每一個工序都要視察，那麼聘請10名品質控制工程師也未必做得到。

楊孝華議員：

儘管並非每一個工序都需要視察，但是否應該起碼視察某一部分的工序，才能完成inspect work的職責呢？

梁華慶先生：

可以這樣說。

楊孝華議員：

那你認為哪個程序是有進行inspect work這工作呢？你在哪一個步驟有做到呢？

梁華慶先生：

例如large diameter bored pile的放大底，我有做過。

楊孝華議員：

即在bell-out時你便有做過。

梁華慶先生：

Bell-out，沒錯。

主席：

即你在證人陳述書中所提及的那些？

梁華慶先生：

對。

主席：

也許請你協助我們多瞭解你當時的實際工作。請梁先生看看 SC1-H0094(c)/YCK，這是一些 inspection forms。請翻到第一頁，是有關“Inspection of founding level”。梁先生，你看到那一頁嗎？

梁華慶先生：

看到。

主席：

請你看看左下角，under QCE有一個簽署，這是否梁先生的簽署呢？

梁華慶先生：

是，沒錯。

主席：

另外在簽署旁有一些細小的文字，寫着“Checked by myself / under my control”，即either你親自check，或者由受你控制的人士check了之後由你certify，即“certified by”你。

梁華慶先生：

沒錯。

主席：

你可否向委員會描述一下，你當時是如何check，或找一名under你control的人員來check這些工序，然後由你certify工序是否妥當呢？這張form上填報的最終的actual founding level是40.29這個深度，你可否向我們描述一下，為何你會在這份文件簽署呢？你做過甚麼工作呢？

梁華慶先生：

他們量度的founding level是-40點.....

主席：

40.29。這是在文件中間的部分。

梁華慶先生：

是否這張？

主席：

你是否看到actual founding level呢？

梁華慶先生：

這裏是填寫40.....

主席：

40.29.....

梁華慶先生：

-40mPD。

主席：

我們是否正在看.....不是，是下面中間的部分，“actual founding level”，你是否看到手寫的那些文字呢？在中間的部分。

梁華慶先生：

有，看到。

主席：

看到了嗎？

梁華慶先生：

看到。

主席：

我現在便是想問這個工序。在這張inspection form上，當時你是做了一些工作，量度了actual founding level，當時的結果是40.29，你便在這裏簽署。有關的要求是，你需要confirm “checked by myself” or “under my control”，然後由你certify。我想問你，你做了甚麼工作，然後才簽署呢？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做過甚麼。

楊孝華議員：

你剛才說，他們把form交給你，你沒有親自到地盤視察，但你會核對那些數字，看看是否正確，才會在文件上簽署。你可否告知我們，你究竟核對了哪些數字後才簽署呢？

梁華慶先生：

這張form的數字可能有錯漏，應該是-40.29，如果我自己沒有錯的話。

楊孝華議員：

是。

梁華慶先生：

.....而上面的“tentative founding level”是-40的。

楊孝華議員：

是。

梁華慶先生：

如果actual founding level比tentative founding level還要深，在我們行內，這便是可以接受了，因為tentative的數字是項目工程師所定的樁底深度，是預先定好的。而actual founding level(-40.29)是比-40為深的。

楊孝華議員：

你說上面是-40，下面是-40.29，兩者相若，你看見後者起碼不小於前者，你便可以簽署了，便是這麼簡單嗎？那會否在這張form夾附其他資料，讓你抽查一下，確定-40.29是有根據的呢？因為我們現在給你看的只是一張form，他們當時提交form時，有否同時提交一疊資料讓你check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我簽署時是沒有的。

楊孝華議員：

就這樣交給你簽署？

梁華慶先生：

是。我亦提過，量度樁柱深度是很簡單的工夫，除非他們出錯，或者有其他理由，否則根本沒有可能出錯。而且不是由一名員工去量度，起碼有公司的Foreman和房屋署的監工一起量度的。

楊孝華議員：

在同一疊文件稍後的部分，有類似這樣的form，那不是有關inspection of founding level，而是有關inspection of permanent liner，你看到嗎？

梁華慶先生：

看到。

楊孝華議員：

那張form上看不見有甚麼數字，而你又在上面簽了名，也是Site Foreman要求你視察。你又是以甚麼準則來簽署這張form呢？

梁華慶先生：

也許讓我反問一下：如果一名警司坐在寫字樓，一些警員巡邏後回到警署簽更，那名警司是否相信那些警員真的有去巡邏呢？這個permanent liner根本是一個很大的東西，除非是沒有放進樁內。

楊孝華議員：

因此不需要說明深度等。但理論上，permanent liner的深度亦需要到達founding level的，對嗎？

梁華慶先生：

我記得不太清楚，因為我對幾個地盤有一點混淆。我記不清楚是否到了founding level。

楊孝華議員：

OK。

主席：

在工程學上來說，是否需要permanent liner呢？你說你有很多大口徑鑽孔樁的經驗。

梁華慶先生：

有些地盤需要，有些地盤不需要；有些地盤需要到達founding level，有些地盤需要到達學術上所謂的alluvium layer便停。

主席：

但對於這地盤的要求，你則不太清楚？

梁華慶先生：

我忘記了。不是我不清楚，是我忘記了。

楊孝華議員：

最後的問題是，這兩種forms下面都是Site Agent.....在你的簽署之上的便是Site Agent(地盤總管)李偉衡先生的簽署，對嗎？

梁華慶先生：

沒錯。

楊孝華議員：

那麼在他的簽署前便是“request for inspection”，按字面上的理解，“request for inspection”便是他要求別人去inspect。以你的理解，所謂inspection，是指哪些inspection呢？是inspect那些form，還是……

梁華慶先生：

是inspect那些permanent liner。

楊孝華議員：

是。在剛才那張有關founding level的form，何謂“request for inspection”呢？

梁華慶先生：

你所看的這些forms全是由房屋署發出的，因應房屋署的要求，到了某個工序便要check某些事項。例如到了founding level，他們需要check founding level的話，我們便會向房屋署呈交一張form，要求它check founding level。

主席：

梁先生，我想再問一次，在那些inspection forms上面的簽署是你的簽署，對嗎？

梁華慶先生：

應該是，是我的簽署。

主席：

全部都是你的簽署？請你看清楚。你的initial是這樣的嗎？

梁華慶先生：

是，我的initial是這樣的。

主席：

好，謝謝。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

想問一問梁先生，你是品質控制工程師，根據剛才看過的文件SC1-H0059(c)/YCK，PRE第十一頁，這裏提及品質控制工程師和品質保證工程師的要求。這裏有兩類專業資格，而你說過你持有一個學位，請問你符合哪一類的專業資格呢？是第一類還是第二類呢？

梁華慶先生：

二。

何鍾泰議員：

二？即持有大學學位？

梁華慶先生：

沒錯。

何鍾泰議員：

有否考取專業資格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從來沒有考過。

何鍾泰議員：

從來沒有考過專業資格？

梁華慶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只持有一個學位？

梁華慶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想問一問梁先生，你剛才說你熟識大口徑鑽孔樁，你可否告知我們，如要監察這種樁柱做得是否正確，你會特別留意哪幾類工序呢？你會親自監察哪些工序才會驗收樁柱呢？可否舉兩、三個你會留意，以及你認為重要的例子呢？

梁華慶先生：

Airlifting。即地盤術語的所謂“吹水”。

何鍾泰議員：

“吹水”。那你會監察些甚麼呢？Airlifting即水注入後再流出來，你會監察些甚麼呢？

梁華慶先生：

看“吹”出來的水是否清潔，以及是否換清了所有在樁井內的污水。

何鍾泰議員：

你認為這種樁柱，是主要靠承托力，還是靠摩擦力呢？

梁華慶先生：

據我所知，以香港的設計，全部都是靠承托力的。

何鍾泰議員：

如果這種樁柱是靠承托力，為何會做擴底(bell-out)呢？有何作用呢？

梁華慶先生：

擴底不是我負責的。

何鍾泰議員：

我問你為何需要有擴底？有何作用呢？

梁華慶先生：

擴底是為了加大承托力。

何鍾泰議員：

會約加大多少呢？

梁華慶先生：

加大多少？因為整支樁柱的承托力不只是石底control的，石屎的質量亦有影響，所以加大了多少，視乎石屎的力度有多少。

何鍾泰議員：

你不覺得樁底的面積有關嗎？

梁華慶先生：

對，擴底的面積是有關的。

何鍾泰議員：

擴底便是加闊了面積。

梁華慶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這地盤的樁柱會加大多少面積呢？

梁華慶先生：

我現在不記得。

何鍾泰議員：

抑或是一樣？

梁華慶先生：

我現在不記得。

何鍾泰議員：

那你是否記得擴底會做幾深呢？

梁華慶先生：

應該是1米左右，我不能記得確實的數字。

何鍾泰議員：

不記得。你覺得打樁的質量是否符合要求？這種樁柱是否需要入石呢？抑或不需要到達石層也行呢？

梁華慶先生：

設計上是需要入石的。

何鍾泰議員：

是。那你如何肯定那支樁柱已入石，你才驗收，並在表格上簽署呢？

梁華慶先生：

因為打樁前，是會有一份探土報告，換言之，有進行探土和鑽探，鑽探後便知道石層的深度。根據石層的位置，我們會propose一個founding level給工程師，工程師看過石層的深度和我們proposed founding level的深度，相減後便知道入石的深度是否符合圖紙上的要求。

何鍾泰議員：

依你剛才所說，那你是否靠地盤匯報深度是否起碼相等於預鑽所定的深度，若是便行了，對嗎？

梁華慶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即從文字上查看便行，無須到地盤實地視察是否真正到了那個深度。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看過。

何鍾泰議員：

根據你剛才所說，你認為不需要實地視察，只需要報告認為深度足夠便行，對嗎？即不需要每一支樁柱都要作出檢查，看看是否真的到了那個深度？你認為有沒有需要確定真正的深度是否足夠，還是只看匯報便行呢？

梁華慶先生：

應該要檢查一下石樣本。

何鍾泰議員：

檢查一下石樣本。在這個地盤，你有否檢查呢？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看過。

何鍾泰議員：

沒有看過。那你為何簽署驗證的表格呢？

梁華慶先生：

在這個地盤，我只看過深度。

何鍾泰議員：

梁先生，關於做樁井，你剛才回應同事時說，有些這類的樁柱，到達了alluvium layer便可以停。

梁華慶先生：

不是。而是permanent liner到達了alluvium layer便可以停，不是樁柱。

何鍾泰議員：

但這個alluvium layer(即沖積土)可能有數十米深，是否那個liner或鋼管停在哪個部分也可以？即不需要再落得深一些？

梁華慶先生：

我想弄清楚，permanent liner和temporary casing，即臨時套管和cast在樁柱外面的permanent liner。

何鍾泰議員：

Permanent liner的意思是“蛇皮筒”？

梁華慶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你認為“蛇皮筒”放到alluvium layer中某部分便可以了，對嗎？

梁華慶先生：

不是，應該要深過alluvium layer。

何鍾泰議員：

是深過嗎？因為你剛才回應同事時說到了那裏便行。

梁華慶先生：

應該是深過了。

何鍾泰議員：

是。那臨時套管應到甚麼深度呢？

梁華慶先生：

應該到達石面。

何鍾泰議員：

到達石面。在進行工程時，你如何確定已到了石面？當你到地盤視察，你如何確定臨時套管已到了石面呢？

梁華慶先生：

如果你這樣問，除非我一直坐在旁邊監察，否則，我只能靠Foreman告知我，那條“鋼通”已到了某個深度及到了石面；或者當落完石屎後，把casing抽上來時，我在旁一直視察，否則只能靠Foreman告訴我。

何鍾泰議員：

梁先生，你可否告知，做這種樁柱，有沒有一種稱為necking的狀況呢？即收窄了的情況，有嗎？

梁華慶先生：

有這個機會。

何鍾泰議員：

你有否遇過這類necking的情況呢？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遇過。即使遇過，亦看不到的，因為已埋在地下。

何鍾泰議員：

在抽起臨時鋼管時，是否需要留意有沒有necking的現象呢？

梁華慶先生：

就算有留意，也應該看不到的。

何鍾泰議員：

在鑽取混凝土芯時，會否留意這個情況？鑽探時可能不是石，可能有一部分是泥土？

梁華慶先生：

鑽探混凝土，即完成樁柱後進行的coring test？那時我已經不在了。

何鍾泰議員：

不在？

梁華慶先生：

基本上，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工作到了約9、10月，便對Site Agent說，我基本上沒有時間視察這麼多的工作。

何鍾泰議員：

把臨時鋼管打進樁井時，如遇到一些石塊，會如何把鋼管繼續向下打進去呢？

梁華慶先生：

用chiseling的方法。用大鐵錘把石打碎，然後繼續將鋼管壓下去。

何鍾泰議員：

換言之，到了rock head(基石層)後，主要由地盤其他職員進行記錄，並根據他們的資料來確定樁柱的深度。是否所有樁柱都是這樣做呢？

梁華慶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梁先生，我想問關於Supermud，你有否留意到這個地盤有否使用Supermud？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留意。

何鍾泰議員：

你沒有留意。你是否知道，這個地盤有否使用bentonite？

梁華慶先生：

應該沒有，因為使用bentonite的話，應該同時有一座大“沙律缸”。

何鍾泰議員：

即整座缸放置在那裏，必定會看到，對嗎？

梁華慶先生：

必定看到。

何鍾泰議員：

你是否瞭解Supermud？以前曾否使用過？是否有這方面的經驗？

梁華慶先生：

其實很多地盤也曾使用這物料。

何鍾泰議員：

這個地盤.....

梁華慶先生：

我不知道這個地盤曾否使用，但其實很多地盤也使用這物料。

何鍾泰議員：

這個地盤是否無須使用任何這類物料，以鞏固樁柱的.....

主席：

何議員，梁先生仍未解釋Supermud的用法。即他需要告訴我們應該如何使用Supermud，他仍未回答你剛才的提問。

何鍾泰議員：

是的，我想.....

梁華慶先生：

其實我不知道如何使用Supermud，但我知道其他地盤曾使用該物料。

何鍾泰議員：

但你不知如何使用該物料？

梁華慶先生：

我聽說他們在地盤，因為一些……大家也知道，石底並非如桌面一般平坦，可能有些地方會傾斜的，而“鋼通”的底部是平坦的，當“鋼通”放下去後，“鋼通”的一邊可能坐在岩石，而另一邊則坐在泥上。

何鍾泰議員：

我剛才聽你說並不熟悉Supermud，你也沒有留意這個地盤有否使用這物料。請問梁先生，在這個地盤，你認為他們採用甚麼方法鞏固樁井呢？

梁華慶先生：

是採用“鋼通”鞏固樁井。

何鍾泰議員：

採用“鋼通”？即打下“臨時鋼通”，然後放置“蛇皮筒”？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何鍾泰議員：

在做bell-out(擴底)工序時，你認為自己無須親自監察他們真正完成擴底的工序，你剛才已這樣回答。你有否監察……

梁華慶先生：

我那次視察擴底，是與一間名為Specialist Company的人員一起視察完成擴底的成果……

主席：

因為進行測試，所以你前往視察；你只視察過一次，對嗎？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何鍾泰議員：

我想問你有關的工序，你有否視察該部機器，即做該工序的程序、角度及深度，有否視察這個……

主席：

梁先生告訴我們他只視察有關的測試，並沒有說他曾在工序進行期間前往視察。

何鍾泰議員：

我想問梁先生，當你到地盤時，擴底的機器必定仍在地盤，你有否留意應如何使用這部機器？即使當時並非進行擴底工序，你有否詢問呢？因為擴底工序相當重要，你剛才也說，工序的目的是增大承托力。那麼當你到地盤時，即使並非進行擴底工序，但機器仍留在地盤，你有否視察究竟他們set的角度是否正確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何鍾泰議員：

沒有？即你認為工序做得是否正確並非太重要，單靠匯報便可以了？

梁華慶先生：

應該這樣說，如果擴底的所謂角度或斜度不正確，房署基本上應加以指出，亦不應讓我們做。

何鍾泰議員：

梁先生，其實你多次回答問題，包括回答我同事的問題，都說房署的工程師如果察覺地盤所做的工序不正確的話，必然會提出來。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何鍾泰議員：

如果你認為是這樣的話，是否等於他們才是真正做品質控制方面的工作，品質控制並非由你負責？

梁華慶先生：

其實是大家一齊做的。

何鍾泰議員：

但整項工程中，你只到過地盤3次，這又怎可以說是大家一齊做呢？

梁華慶先生：

我不只到過地盤3次，我是巡查了3次。

何鍾泰議員：

巡查了3次，除此之外，你有否到過地盤？

梁華慶先生：

我在開會的時候到地盤。

何鍾泰議員：

我是指到工地方面，並非.....因為開會的地點是寫字樓。

梁華慶先生：

是。

何鍾泰議員：

你正式到過工地多少次？

梁華慶先生：

都是3次左右。

何鍾泰議員：

3次，是嗎？

梁華慶先生：

是，3次。

何鍾泰議員：

你說與房署的工程師一齊做，他們是否也很少到地盤，所以你說一齊做品質控制的工作，即他們到地盤時你也到地盤，這已經是.....

梁華慶先生：

實際上工程師到地盤的次數甚少。

何鍾泰議員：

你認為品質控制靠地盤的匯報已行，並非真正.....以你的專業培訓，你是否認為工程的品質無須達致合約Specification的要求？

梁華慶先生：

可否重複問題一次？

何鍾泰議員：

你說曾到地盤巡查3次，便已經知道品質是否符合規格，憑有關驗證的表格，地盤的其他職員向你報告樁柱達致甚麼深度等，你認為沒有問題便簽署；你認為品質控制的定義就此已足夠，是嗎？

梁華慶先生：

我認為並不足夠。

何鍾泰議員：

梁先生，你的職責是Quality Control Engineer，即品質控制工程師，你認為應該怎樣做才算是稱職呢？即你認為如何做才能達致專業上的要求，真正做到你份內的工作？

梁華慶先生：

如果以我認為，這位QCE必須full time on site，必須長時間留在地盤。

何鍾泰議員：

你認為應該這樣？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何鍾泰議員：

但當時你 —— 你剛才回答說因為需要監察其他地盤，因此沒有時間留在這地盤。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何鍾泰議員：

你當時有否考慮向公司提出，你既需做好這份工作，同時又需負責其他3項工程，因此抽不出時間監察這地盤，你有否提出呢？

梁華慶先生：

有，我曾提出。

何鍾泰議員：

向哪一位提出呢？

梁華慶先生：

向我的兩位老闆。

何鍾泰議員：

向你自己的老闆，是嗎？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何鍾泰議員：

當時他有否作出其他特別的安排？

梁華慶先生：

其實我除了負責監察地盤的運作外，我還須協助落標。

何鍾泰議員：

即協助公司落標？

梁華慶先生：

是的，協助公司落標。

何鍾泰議員：

即你曾提出……

梁華慶先生：

我曾提出，所以當時的老闆向我說不用協助落標了，沙田地盤的日常運作、全部checking都由Site Agent負責。

何鍾泰議員：

即你接受了公司不容許你把較多時間放在這個地盤上？你已接受了，對嗎？

主席：

你會否覺得在整體安排上，你其實只是一位掛名的品質控制工程師？

梁華慶先生：

可以用這字眼，可以這樣說。

主席：

OK。

何鍾泰議員：

梁先生，你在很多表格上簽署，是嗎？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何鍾泰議員：

你不覺得這樣其實已負上專業的責任——在專業上仍未達致真正完成工序，但你在驗收表格上簽署——在專業上滿意後才會驗收，但你簽署驗收卻又認為未做足工夫，其實你是否認為還未達致專業上的要求呢？

梁華慶先生：

你所謂專業，是否行內的……基本上我並非專業工程師，因我沒有參加ICE或IStruE的考試。

何鍾泰議員：

但你的職責是Quality Control Engineer，即品質控制工程師。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何鍾泰議員：

所有品質控制的工作也全靠你監察，你任職工程師，當然，我不與你討論有關……

主席：

何議員，我想……

何鍾泰議員：

不過，我想問，你認為是否可以處理得更理想呢？即公司……

主席：

梁先生已表明，基於當時的情況，他同意他當時其實只是一位掛名的品質控制工程師，如果 he 已說了這句話，你再查問也沒

有太大意義。即你是為難梁先生，他也不知如何回答你，是嗎？除非你的問題提出新的方向，因為他已接受該情況是當時的情況，便不會存在品質控制工程師應該做得更好或當時應該怎樣做的問題，因為當時事實上，基於種種理由，他並沒有做這些工作。

何鍾泰議員：

主席，他已回答是一位掛名的品質控制工程師，他在整項工程中，他曾簽署很多驗收的表格，既然擔任掛名的品質控制工程師，但又簽署驗收，我只想問：他是否對地盤的情況感到滿意，然後才會簽署？即使掛名亦可以採用另外的方法，他剛才說只是靠參閱送來的有關報告。我希望他主要解釋這一點，我只多問一次：他是否靠送來的報告，便認為已完全滿足自己心中的要求？雖然公司並未給予他時間進行監察，他只是掛名的品質控制工程師，我主要是請梁先生清楚回答這一點：梁先生，你對工序感到滿意，是靠其他職員向你表示已完成工序，你便簽署，對嗎？我希望你回答這點。

梁華慶先生：

對。

何鍾泰議員：

好，謝謝你。

主席：

OK，謝謝你。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

梁先生，你當時任職這份工作時，你是受僱於會漢嗎？

梁華慶先生：

是的。

李卓人議員：

你並非受僱於亞太，是嗎？

梁華慶先生：

是。

李卓人議員：

在整個過程中，你與房署的工程師舉行例會時，他們究竟把你視作亞太的職員，還是會漢的職員呢？他們是否知道你受僱於會漢呢？

梁華慶先生：

他們是知道的，他們知道我不是亞太的職員。

主席：

“他們”是指誰呢？

梁華慶先生：

房署的職員。

主席：

房署的職員，具體上是指誰？可否說出他的名字？

梁華慶先生：

項目工程師。

主席：

除了項目工程師外，還有其他人嗎？

梁華慶先生：

高級項目工程師也是知道的。

李卓人議員：

高級項目工程師是誰呢？對不起，我也忘記了。

梁華慶先生：

是姓黃的。

主席：

黃志超先生。

李卓人議員：

黃志超先生，是嗎？

梁華慶先生：

是。

李卓人議員：

你為何說他會知道呢？是你自我介紹時或遞卡片給他時，是以會漢的……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給他們卡片，因為亞太proposed我擔任品質控制工程師時，我的CV清楚列明是任職會漢的。同時，我記不起他有否批准或accept我是品質控制工程師。但我記得在他仍未accept或批准前，項目工程師曾致電給我，他說我身兼3項工程(包括這項)的QCE，而且其他兩項工程更不是同一承建商。

李卓人議員：

為何他會說其他兩項更不是同一承建商，即他當時把你視作亞太的職員，所以指其他兩項工程不是會漢，因此說其他兩項不是……

梁華慶先生：

其他兩項不是會漢 —— 其實會漢沒有列在房署的名冊上，即非on the list的。

李卓人議員：

你在將軍澳、油塘及……其實你負責數項工程，你說你同時擔任兩項工程的項目經理，是嗎？

梁華慶先生：

是的。

李卓人議員：

這兩項工程也不是……不是會漢的工程，也不是listed，會漢也是承辦別人的工程，是嗎？

梁華慶先生：

是。

李卓人議員：

這兩間 —— 會漢承辦的兩項工程，是兩間不同的大判，還是一間大判而分判兩間公司，然後兩間公司也分判給會漢呢？

梁華慶先生：

這間大判並不是亞太，所以他應該很清楚是……

李卓人議員：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你同時成為兩間大判之下的……

梁華慶先生：

QCE。

李卓人議員：

3個地盤的QCE。

梁華慶先生：

是的。

李卓人議員：

他把你視作每間公司的part-time員工，抑或你認為他根本知道你任職會漢呢？請你解釋一下，讓委員會瞭解你覺得他憑甚麼理由知道你任職會漢？

梁華慶先生：

因為我向房署申報在沙田第14區或其他4個地盤工作時，我也是申報自己是會漢的職員。

李卓人議員：

所以他曾致電給你……你可否解釋那次他致電給你，其目的是否向你查問，你既擔任這項工程的QCE，又負責數項工程，你可否應付得來？他是否這樣說？

梁華慶先生：

他的目的是詢問我有沒有時間監察這麼多的地盤。

李卓人議員：

當時你如何回答呢？

梁華慶先生：

我忘記了當時是怎樣回答。

李卓人議員：

但你剛才回答我同事的提問時，你也說應該是full time職員；其實，房署亦知道你不是full time工作，所以問你是否應付得來？

梁華慶先生：

不，房署的合約並沒有要求full time工作。

李卓人議員：

房署的合約並沒有要求full time工作？

梁華慶先生：

房署沒有要求full time工作，只不過我自己認為有需要full time工作。

李卓人議員：

房署沒有要求full time工作，但它也曾質疑你能否應付有關工作？我曾參考其他文件，房署亦曾致函亞太，指出有關QCE的問題。你是否知悉房署曾致函亞太查問梁先生同時兼任QCE for TKO Area 74, Phase II and Phase IV, but with other contractor？文件列明“but with other contractor”。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看過這封信。

李卓人議員：

你知否房署曾致函質疑這點？

梁華慶先生：

不知道，因為我沒有房署的信件。我沒有看過這封信。

李卓人議員：

即亞太沒有對你說，房署向它質疑這點，亞太沒有對你說？

梁華慶先生：

沒有，但工程師曾致電給我。

李卓人議員：

工程師曾致電給你，這是否很早期的事呢？

梁華慶先生：

是，很早期的事。

李卓人議員：

你剛才曾說在整個過程中，你在時間上根本不能承擔工程的多項工作，而你也沒有做到。房署在整個過程中，有否向亞太或會漢或你個人作出任何的投訴，指你沒有履行應有的職責？

梁華慶先生：

它沒有直接對我說，但我知道有投訴。

李卓人議員：

你知道的投訴是甚麼性質呢？

梁華慶先生：

指我到地盤的次數太少。

李卓人議員：

指你到地盤的次數太少，請問誰對你說房署曾投訴你？

梁華慶先生：

我不記得是誰，只記得曾有人投訴。

李卓人議員：

曾有人投訴；但你有否向老闆說你被投訴到地盤的次數太少，或你的老闆是否知道你被房署投訴到地盤的次數太少？

梁華慶先生：

我不知道他是否知悉。

李卓人議員：

你不知道他是否知悉。你聽聞有關的投訴，但你沒有向老闆匯報，你被人投訴，你沒有對老闆這樣說？

梁華慶先生：

沒有，因為當時情況十分混亂；我曾要求Site Agent致函房署，把我的名字刪除，但我不知道他有否這樣做。

主席：

你在何時提出這項要求？

李卓人議員：

何時？

梁華慶先生：

我忘記了日期，我確實不記得，不知是9月還是10月。

主席：

當時工程的進展大約到哪個階段？

梁華慶先生：

忘記了，確實忘記了。

李卓人議員：

你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否刪除你的名字？

梁華慶先生：

不知道。

李卓人議員：

但是你應該知道的，如果刪除了你的名字，以後你便無須再簽署了。你是否整項工程也負責簽署呢？

梁華慶先生：

是的。

李卓人議員：

這便反映了他並沒有把你的名字刪除。或許你也不知道？

梁華慶先生：

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是否已被刪除。

李卓人議員：

在整項工程的過程中，你並沒有較多機會視察有關的工程或執行你應處理的品質控制工作。在整個過程中，亞太方面有否與你商討這問題？並非指你的僱主會漠，而是亞太方面有否與你商討呢？因為始終是由亞太與房署聯絡，它有否表示希望你能抽較多時間處理有關工程，它有否與你進行任何的交涉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李卓人議員：

即在整個過程中，亞太與你聯絡的時間也不多？

梁華慶先生：

只是在舉行例會時見面。

李卓人議員：

除了例會外，亞太並沒有與你作任何的接觸？

梁華慶先生：

沒有。

李卓人議員：

主席，我沒有其他問題了。

主席：

好，下一位，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

梁先生，我剛才聽你回答我們的同事時表示，自己在地盤所擔任的職位差不多是“掛牌”，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主席：

掛名。

陳婉嫻議員：

掛名，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梁華慶先生：

是的。

陳婉嫻議員：

換言之，你除了巡查地盤3次、每月舉行會議一次，你的工作別無其他，只此而已，是嗎？

梁華慶先生：

甚麼？

陳婉嫻議員：

即除了巡查地盤3次及每月出席例會之外，你的工作別無其他，只此而已，是嗎？

梁華慶先生：

是的。

陳婉嫻議員：

此外，地盤人員送來有關房署規定的深度數據，地盤人員匯報工程的進度，而你以心算的方法計算，認為滿意便簽署，對嗎？

梁華慶先生：

對。

陳婉嫻議員：

除此之外，你還有甚麼工作？

梁華慶先生：

沒有了，只此而已。

陳婉嫻議員：

不過，你向我們提交的陳述書表示，即使是每月的例會，你有時也沒有出席，對嗎？

梁華慶先生：

對。

陳婉嫻議員：

你因此遭房署投訴？

梁華慶先生：

是的，聽說是這樣。

陳婉嫻議員：

房署有否向你的老闆要求撤換你呢？

梁華慶先生：

我並不知道這點。

陳婉嫻議員：

你有否感受到這種壓力？

梁華慶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你基於甚麼原因，而沒有出席例會呢？

梁華慶先生：

其他地盤舉行會議或需要處理其他工作。

陳婉嫻議員：

你有否作出解釋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你只是聽聞？

梁華慶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我想說，在你剛才回答主席最初的問題時，你說，你雖有大口徑鑽孔樁的經驗，但你是首次擔任品質控制，並且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而你本身亦是唸工程系的。那麼，對於你現在的工作、你這樣的狀況，你在唸書的時候，你作為一個專業的工程師、一個品質工程師來說，你覺得對工程的監察是否足夠呢？

梁華慶先生：

我剛才已說過了，我已向何鍾泰議員回答了。

陳婉嫻議員：

請你再回答我一次。

梁華慶先生：

是不足夠的。

陳婉嫻議員：

是不足夠的。

好，我嘗試從正面的方向提問，好嗎？我想請問，你在地盤負責品質控制這麼重要的工作，而你剛才亦說清洗樁井是十分重要的。那麼我想問，如果根據經驗，你認為這是很重要，而你又負責品質控制，那麼你有否監察氣壓推吸清洗樁井的工序呢？

梁華慶先生：

聽不到，可否再說一次。

陳婉嫻議員：

氣壓……

主席：

即airlifting方面，airlifting部分。

梁華慶先生：

Airlifting的部分，我沒有做過。

主席：

你有否參與？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參與。

主席：

但你說是很重要的。

梁華慶先生：

是的，是很重要。

主席：

你說是很重要的，但你有否參與監察呢？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參與監察。

主席：

有否看過水樣本呢？

陳婉嫻議員：

水樣本。

梁華慶先生：

那些是存放在寫字樓內的。

主席：

即你看見有些水樣本。但是，你有否深入地檢查每一個樣本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你說你有頗豐富的大口徑樁的經驗，雖然你沒有品質控制的經驗。既然你知道這是很重要的工作，你有否想過要在這方面多做一點工夫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為甚麼呢？

梁華慶先生：

我剛才亦已再三說過，基本上，我們做甚麼，並不是我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去視察，認為OK便可以，即使水樣本吹出來很清

潔，但房署可能會認為不合規格、不夠清潔。根本上控制權不在我的手上。

陳婉嫻議員：

即是說.....

主席：

所以便不需要你視察嗎？

梁華慶先生：

我覺得這是多餘的。

陳婉嫻議員：

我是外行人，我覺得如果你負責監察品質，責任是這麼重要的工程師，很自然當產品出來後，你要判斷對產品的質素作出重大決定。但是，你卻覺得這是不重要。我便會覺得，你認為這些是由房屋署決定，與你無關。那麼.....

梁華慶先生：

基本上，在房屋署這些工程項目的架構中，基本上我是不能“話事”的，即決定權永遠都不在我們手上，而須視乎房署是否收貨。若他們不收貨的話，我永遠.....不論我做得多好，即使我認為是OK的，但若他們仍然不接受的話，我們仍然不能落石屎的。

陳婉嫻議員：

那麼，你們行內在品質方面有沒有一個共同認可的準則？

梁華慶先生：

如果是檢視水樣本是否清澈，我認為大家的尺是不同，可能你的尺是12吋，我的尺是17吋，而房屋署的尺可能是13吋。大家的準則都是靠感覺或肉眼來釐定的。

陳婉嫻議員：

那麼我想請問你，你看過這麼多水樣本，有否發現一些水樣本是帶有泥沙呢？

梁華慶先生：

這一定是有的。因為在抽取石樣本時，並不只抽取石，還夾雜了泥等物質，一併抽上來。而存放在地盤寫字樓的，便全部都是石。

陳婉嫻議員：

在這過程中，你大致上因為有了房屋署這一架構，你即使會……當然你覺得有沒有泥沙並不重要，但如果根據你剛才的想法，因為有房屋署把關，你便會認為自己不重要，那麼你曾否試過，雖有些事情可能令你質疑，由於有這個架構而沒有提出呢？

梁華慶先生：

你說是在這個地盤？

陳婉嫻議員：

當然是這個地盤。

梁華慶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沒有提出過？

梁華慶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OK。另外我想詢問有關擴底的工序，我想你亦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對嗎？

梁華慶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擴底部分這麼重要，我想問，在抽取岩石樣本的過程中，你有否考慮過它是否到達樁井底部呢？例如有否到達rock head level那部分呢？

梁華慶先生：

基本上，正如我剛才所說，在做每支鑽孔樁前都會有一份探土報告，會預先知道石層面的位置。

陳婉嫻議員：

但在那工序中，是否需要把一些東西抽取上來，讓你們檢視呢？

梁華慶先生：

有的，是會抽取一些石樣本上來看的。

陳婉嫻議員：

有些石樣本。因為你是負責品質控制，你是否需要看那些東西呢？

梁華慶先生：

應該需要看。

陳婉嫻議員：

你有沒有看呢？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看。

陳婉嫻議員：

你為何應該看而沒有看呢？

梁華慶先生：

我認為這便會返回剛才的討論，剛才主席亦已提過了。

主席：

我想那個解釋……

陳婉嫻議員：

主席，請你容許我這樣問。因為我覺得，從字面上來說，對於品質控制工程師，水樣本和石樣本都同樣重要，如果理論上他需要看而沒有看，我覺得為何會出現你剛才這個有趣的說法呢？

主席：

其實我們過去一個多小時內，都是在探討這個問題。梁先生給我們的證供似乎是，他要同時兼顧很多地盤，根本沒有時間到這個地盤，也沒有時間視察這麼多的事項。另外——如果我說得不對，請梁先生更正——你覺得你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在這地盤來說只是掛名，即是說，地盤的實質工作會由地盤人員進行，而且最終決定是否收貨是房屋署，房屋署決定收貨便OK。所以你覺得你沒有角色可以扮演，雖然你掛名是品質控制工程師。梁先生是否同意這說法呢？這個說法對你是否公道呢？

梁華慶先生：

同意。

主席：

即你同意這是一個fair的觀察嗎？

梁華慶先生：

即使不是這個地盤，例如在將軍澳第二及第四期地盤，情況都是一樣，都是最終由房屋署決定是否收貨。如果收貨，便收貨；如果不收貨，無論我們如何爭辯，都是沒有用的。

陳婉嫻議員：

我想問，你有否與你的上司討論過這些問題呢？

梁華慶先生：

哪些問題呢？

陳婉嫻議員：

類似這些你需要與房屋署爭拗的情況，你有否向上司提及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我覺得沒有需要。

陳婉嫻議員：

因為你們是為房屋署打工？

梁華慶先生：

不是為房屋署打工。

陳婉嫻議員：

理論上，房屋署是把工程判給你的老闆。

梁華慶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而你則是做你老闆的工程。

梁華慶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即你是否覺得當你面對你的“太上皇”老闆時 —— 我只是舉例而已 —— 便無謂爭拗了？你是否抱着這種心理呢？

梁華慶先生：

如要爭拗的話，可能會令工程停頓，而爭拗可能需要兩、三小時；如果我做到房屋署的要求，可能只需1小時。那我為何要爭拗呢？損失永遠在我們身上。

陳婉嫻議員：

另外我想問.....

梁華慶先生：

即使我今次說服了他們，當下次再有爭論時，房屋署便可能會搬出一大堆理由，說這樣不行，那樣不行，最終吃虧的都是建築商。

陳婉嫻議員：

我知道梁先生在加入私人地盤前，是在房屋署任職的，對嗎？

梁華慶先生：

甚麼？

陳婉嫻議員：

你之前曾否任職房屋署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陳婉嫻議員：

沒有任職過房屋署？

梁華慶先生：

沒有任職過。

陳婉嫻議員：

你做過多少次房屋署的工程呢？

梁華慶先生：

在1998年前，我做過3次。

陳婉嫻議員：

之後便是這項工程，這是第一次？

梁華慶先生：

是。

陳婉嫻議員：

主席，我沒有問題。

主席：

好，謝謝。呂明華議員。

呂明華議員：

多謝主席。我問一些較簡單的問題。品質控制工程師是一個有知識和具備行業知識的職位。你剛才回答問題時說，你是土木工程和結構工程師。那麼，你是否香港工程師協會的會員呢？

梁華慶先生：

不是。我只是攻讀土木工程和結構工程，但我沒有報考專業資格的牌照。

呂明華議員：

你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有沒有受過品質控制的訓練呢？

梁華慶先生：

沒有。

呂明華議員：

你沒有受過訓練，亦不是任何的專業學會的會員？

梁華慶先生：

不是。

呂明華議員：

你既然是工程師，你應該知道大口徑鑽孔樁全部的建造過程，對嗎？

梁華慶先生：

是。

呂明華議員：

你既然擔任了品質控制工程師或品質保證工程師這個職位，你對於整個過程，有沒有一個品質控制的計劃，以確保整個建造過程能達到標準？

梁華慶先生：

沒有。

呂明華議員：

沒有這樣的計劃？

梁華慶先生：

沒有。

呂明華議員：

如果沒有這樣的計劃，你如何進行品質保證呢？

主席：

梁先生其實剛才已描述了為何他是這情況。我們是否接受則是另一個問題。

呂明華議員：

既然是這樣，我剛才聽梁先生說，他是掛名的品質控制工程師；既然是這樣，我便改變問題的方向，究竟這掛名的品質控制工程師是由公司定位，還是由你自己定位呢？

梁華慶先生：

是由公司定位的。

呂明華議員：

由公司定位的？

梁華慶先生：

是。

呂明華議員：

是由公司定位，即是說，根本不需要你這個職位？

梁華慶先生：

不是，房屋署在合約上要求有這個職位。

呂明華議員：

是。是公司一開始便有這樣的定位，而不是由你定位，對嗎？

梁華慶先生：

房屋署合約中要求有一個品質控制工程師，公司便決定由我來擔任這個職位。

呂明華議員：

你擔任這個職位，即你不用上班，只要有這個職位便行，是否這個意思？

梁華慶先生：

不是不用上班，我亦須參與地盤的會議及部分驗收工作等。

呂明華議員：

談到驗收，如果你是掛名的品質控制工程師，驗收的作用在哪裏呢？

梁華慶先生：

滿足房屋署的要求。

呂明華議員：

既然如此，你自己便落得一個更難堪的地步：你的驗收工作，只是為了滿足別人的要求，工程是否妥當，你都要驗收，你的所有簽署，根本沒有經過思考或考查便已簽署。是這樣的意思嗎？

梁華慶先生：

可否多說一次？

呂明華議員：

如果你是掛名的工程師，你的職責便是驗收。在所有的驗收紙上，是有你簽署的。既然如此，你在驗收時，你根本沒有經過考查，究竟那個工序做得是否妥當、是否合格，你根本不在乎，只是簽署了便算。是這樣的意思嗎？

梁華慶先生：

我是簽署了，但不是說我不在乎。只不過是地盤的人員要這樣做，即使我要考究，也未必考究得到，因為每次驗收，雖然我不在場，也不是由一名人員來進行，而是由一組人員來進行的。

呂明華議員：

但你作為公司的僱員，而公司承接了政府的工程；而作為品質控制工程師，你根本不理會質量如何，你都會簽收。你所做的工作是否這樣呢？

梁華慶先生：

我可否不回答這問題呢？

主席：

我想梁先生是描述了他當時的情況。

我想問梁先生，你簽署時，是否從來沒有想過，你簽署後便要承擔責任？你完全沒有考慮過這一點嗎？

梁華慶先生：

我應該這樣說，因為我已認識地盤工人和Site Agent很久了，如果他們要欺騙我的話……

主席：

即你相信……

梁華慶先生：

我相信他們。

主席：

你相信他們，所以即便簽署。

梁華慶先生：

是。

呂明華議員：

我沒有問題。

主席：

好。何俊仁議員。

何俊仁議員：

我想跟進一個簡短的問題。梁先生，從你剛才回應同事的問題，表現出你似乎對這個制度頗有意見。你覺得你這個職位，是因為合約上規定有此需要，所以便委任了你，而實際在功能上是沒有多大的意思的……

梁華慶先生：

我覺得是。

何俊仁議員：

……最重要是房屋署認為可以收貨，其他的並不重要，即使你認為工程妥當也沒有用，對嗎？

梁華慶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我想問，一般來說，你與房屋署哪幾位職員是對口？誰有最大的決定權，可決定工程是否合格呢？

梁華慶先生：

你說在地盤？

何俊仁議員：

沒錯，在地盤。

梁華慶先生：

在地盤便是 Clerk of Works。

何俊仁議員：

Clerk of Works。他通常會要求工作做到他滿意為止，對嗎？

梁華慶先生：

可以這樣說。

何俊仁議員：

你會否向工程師說出你的意見呢？例如向項目工程師指出他有點過分，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工程師是否經常到地盤向你提供意見呢？或者當你與COW持不同意見時，你會否與工程師討論呢？

梁華慶先生：

如果與COW持不同意見，我當然會找工程師。

何俊仁議員：

你曾否嘗試這樣做？

梁華慶先生：

這個地盤？

何俊仁議員：

這個地盤，或者一般的地盤。

梁華慶先生：

一般的地盤我曾試過，這個地盤則沒有試過。

何俊仁議員：

即換句話說，有時你能夠找到工程師討論的。

梁華慶先生：

可以。

何俊仁議員：

但最終也要房屋署滿意才行。

梁華慶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你覺得自己的把關作用便沒有這麼重要，這須由房屋署擔當。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你有否考慮過，有時房屋署會有所放鬆而依賴你呢？

梁華慶先生：

房屋署會放鬆？

何俊仁議員：

是。舉例來說，他認為梁先生這麼有經驗，如你說沒有問題，而剛好他又正忙別的事情，他聽到你說沒有問題，他便收貨，而有關工程可能會不合標準。

梁華慶先生：

我未試過。

何俊仁議員：

未試過。但正如你剛才所說，在功能上你沒有多大作用，因為你要靠他們。但事實上，人是互相依賴。當他放鬆了的時候，大家都相信對方會作出監察，但基於某些原因，有關工序卻不能達到品質的要求，所以便因誤會而造成了錯誤。你會否重新想一想，你說你完全相信他這個說法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梁華慶先生：

是有問題；但我們會考慮到時間性的問題。如果爭論浪費兩、三小時，甚至一天、半天，以致我的工作停頓下來，損失可能更大。

何俊仁議員：

我明白。但我想問一點，你會否作出或試過以下情況：房屋署說工程可以接受，而你卻說不可以？

梁華慶先生：

沒有。

何俊仁議員：

未試過？

梁華慶先生：

未試過。

何俊仁議員：

但這情況是可以出現，你是否同意呢？

梁華慶先生：

可以出現。

何俊仁議員：

對嗎？但如果你過分相信房屋署，在真的出現問題時，你便不能覺察。

梁華慶先生：

可以這樣說。

何俊仁議員：

所以制度上，應該是雙重的，即有你的一關，亦有房屋署的一關，很難否定你這一關的重要性，或者起碼不應完全否定你這一關的重要性，對嗎？

梁先生，我提出有關制度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想對制度作出檢討，稍後會提出一些意見。對於QCE是否完全沒有作用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一些結論，需要一些觀點。所以我問你是否同意，你是值得想一想，這職位在功能上是否真的沒有作用。其實作用可能是雙重的，即又要過你的一關，亦要過房屋署的一關。有時當房屋署做得不好，便要靠你。

梁華慶先生：

但通常是過了我的一關，才會到房屋署的一關；即不會倒過來的。

何俊仁議員：

但有時當你不在場時，你的同事讓房屋署視察，房屋署視察後說沒有問題。當你返回地盤，同事告訴你房屋署表示沒有問題，你便覺得，既然房屋署說沒有問題，便應沒有問題了。但其實可能當你細心視察一下，便會發現未必達到要求，對嗎？是否有這個可能呢？

梁華慶先生：

有可能。

何俊仁議員：

你是否同意，這個職位亦有一定功能？不必這麼負面地認為品質控制工程師是沒有作用。

主席：

我有幾個細微的問題想向梁先生詢問。第一個問題是，這地盤在7時後仍有施工，你是否知悉呢？

梁華慶先生：

我知道，我聽說過。

主席：

但奇怪的是，你說你是靠房屋署進行監察……

梁華慶先生：

是。

主席：

但在7時後房署是沒有人在地盤的.....

梁華慶先生：

這我便不知道。

主席：

.....這便要靠你了，而你自己又不去check，這會否有一個漏洞呢？當時你知道工人在7時後仍施工，你有何反應呢？即你覺得不應繼續，還是要停止，還是怎樣？有否就這一點做過任何事？

梁華慶先生：

沒有。

主席：

OK。第二個問題是，在制度上，QCE應否是承建商的職員呢？

梁華慶先生：

是。

主席：

即制度上應該是如此？

梁華慶先生：

是。

主席：

即現在今時今日.....

梁華慶先生：

基本上都是。

主席：

剛才何議員也說過，我們正在考慮提出一些改革或有關其他方面，如要作出改革，這方面是否應作出改革呢？即QCE應該是承建商的職員，抑或是獨立的職位呢？

梁華慶先生：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獨立的職位。

主席：

獨立便好一點？OK。

梁華慶先生：

沒有利益的關係或衝突。

主席：

好。第三個、亦是最後一個問題。我們在這研訊上花了這麼多時間，便是由於這個地盤出現了短樁的問題。

梁華慶先生：

是。

主席：

你當時是品質控制工程師，雖然你說你只是掛名，但從你的觀察中，你認為工程在哪方面出現問題而導致短樁呢？

梁華慶先生：

真的不知道。

主席：

你完全沒有印象在哪方面出現問題。

梁華慶先生：

沒有印象。

主席：

OK，如果其他同事沒有問題，我們……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

梁先生，剛才曾問及一份文件SC1-H0094(c)，即你回答有關你在“Examination Of Work Before Covering Up”的form上簽名。

這裏有數頁forms，在左下角是Site Agent “Request for Inspection”，然後是你的簽名，中間有一欄是“Checked”，下面有一欄是“Re-checked”，我留意到後面數頁的forms在“Re-checked”一欄要簽名，但前面一頁則沒有簽名。

梁華慶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或者我舉一個例子，在倒數第二頁有一項“Reinforcement and Formwork for Pile Cap”，你在同日(即11月16日)簽署了“Checked”及“Re-checked”兩欄，而form的中間位置寫了“Reinspection Required”，又是由你簽名，請問reinspection是甚麼意思？甚麼是reinspection？為甚麼有些forms在“Reinspection”之下要再簽名，而有些又不需要呢？

梁華慶先生：

這是因為第一次驗收時未能達到要求，所以要reinspect。

楊孝華議員：

如果未能達到要求，需要再reinspect，期間有甚麼需要做呢？

梁華慶先生：

再做好以符合要求的情況。

楊孝華議員：

要怎樣做呢？是否要求地盤按程序再做，並向你提供新數字，由你再簽名？

梁華慶先生：

這是pile cap的inspection。

楊孝華議員：

是的。

梁華慶先生：

可能這是釘板、扎鐵的工序，可能當時釘板的支撐不足，便需要增加支撐。

楊孝華議員：

以我剛才提及的forms來說，先有“Checked”一欄，而上面再有remark寫上“ Reinspection Required”，這是你寫還是Site Foreman寫呢？

梁華慶先生：

不是我寫的。

楊孝華議員：

不是你寫的。

梁華慶先生：

不是我寫的。

主席：

你知不知道是誰人寫的呢？

梁華慶先生：

不知道。

主席：

你基於甚麼在“Reinspection”、“Re-checked”一欄之下再簽署呢？是否有人把form交給你，叫你簽署你便簽署呢？

梁華慶先生：

他們會告訴我有甚麼地方未達要求，要再簽名及視察。

主席：

即他叫你再簽名，你便簽名。那麼是你先簽名，還是房署的WS或ACOW先簽名呢？

梁華慶先生：

我忘記了。

主席：

忘記了，在程序上應該怎樣？程序上應該由你視察，然後……

梁華慶先生：

如果是第一次，應該由我先簽名。

主席：

第一次是你先簽名，然後他才簽名。

梁華慶先生：

是的。

主席：

有沒有理由第二次由他先簽名，然後你才簽名呢？抑或第二次也是按第一次的程序，你先簽名，然後由房署簽“Reinspection”呢？

梁華慶先生：

我忘記了，第二次的情況我已忘記了。

主席：

制度上應如何處理也不知道？

梁華慶先生：

不知道。

楊孝華議員：

通常這些reinspection的工夫是否很複雜呢？

梁華慶先生：

應該不是很複雜的。

楊孝華議員：

但我覺得很有趣，你第一次(16日)在“Checked”一欄簽名，同日又可以做完“Re-checked”，當中有甚麼程序，可以這麼快便完成呢？

梁華慶先生：

以我的估計，可能是釘板不穩，只須增加兩支支撐便可以，或者鋼鐵的spacing，即鐵與鐵之間的空位不好，要略為移位。

楊孝華議員：

總之，你看到寫了“Reinspection Required”便簽名，你不會過問是甚麼事情不妥當而需要recheck一次？

梁華慶先生：

我沒有問過。

主席：

好。如果其他委員沒有問題，我們多謝梁先生出席今天的研訊，日後委員會如有需要，會再邀請梁先生協助，我們再次多謝梁先生，你可以退席。

各位委員，我們休息10分鐘，再繼續研訊。

(研訊第一部分於下午4時21分結束)

(研訊第二部分於下午4時35分開始)

主席：

委員會繼續向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地基工程中擔任二級監工的薛文偉先生錄取證供。薛先生曾於2002年2月19日出席本專責委員會的研訊，並提供資料，現在傳召證人薛文偉先生。

(薛文偉先生進入會議廳)

薛先生，多謝你再次出席本專責委員會的研訊。

首先，我想再次指出專責委員會的目的是依照立法會透過決議案所委派的任務，傳召證人作供。委員會不會就任何人，包括所傳召的證人的法律權利和責任作出裁決。如果在委員的提問或者證人的答覆中提述到法庭尚待判決的案件，並且可能妨害該等案件的話，我作為委員會主席，有權禁止這樣的提述。

薛先生，我想提醒你，你繼續在宣誓下作供。請有意提問的委員舉手。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

薛先生，在沙田這項工程進行期間，你主要與承建商哪些人員接觸呢？

沙田第14B區第二期工程二級監工薛文偉先生：

駐地盤的Foreman。

楊孝華議員：

駐地盤的Foreman，即會漢的人員，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主席：

但亞太也有一位Foreman。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

主席：

你不知道。

楊孝華議員：

你不知道他是亞太還是會漢的人員？

薛文偉先生：

我只知道他是地盤的Foreman。

楊孝華議員：

只有一位嗎？

主席：

他的名字是甚麼？

薛文偉先生：

李志謙先生。

楊孝華議員：

你與他主要在哪方面接觸呢？

薛文偉先生：

視察工程的時候。

楊孝華議員：

視察工程。在甚麼情況下視察工程呢？是否當有工序需要視察、簽署的時候，他們請你一起視察呢？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是否每次均由Foreman主動提出需要視察哪些工序呢？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在你方面，你有沒有需要主動提醒他做任何事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即完全是由他提出做哪些工作，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除了地盤Foreman之外，你還需要與哪些人員接觸呢？

薛文偉先生：

有一位AE，但接觸的機會較少。

楊孝華議員：

AE是甚麼？

薛文偉先生：

Assistant Engineer。

楊孝華議員：

Assistant Engineer。

主席：

他的名字是甚麼？

薛文偉先生：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楊孝華議員：

在哪方面需要與AE.....AE是否長駐地盤，還是間中到地盤呢？

薛文偉先生：

長駐地盤。

楊孝華議員：

你與他接觸時是關於甚麼事情呢？

薛文偉先生：

當駐地盤的Foreman不在地盤時，便由AE陪同我一起視察。

主席：

這位Assistant Engineer是哪間公司的僱員呢？

薛文偉先生：

不清楚，只知道是承建商方面的人員。

主席：

是承建商的人員。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承建商。

主席：

你已忘記了他的名字？記得他的姓氏嗎？

薛文偉先生：

沒有印象。

楊孝華議員：

他與地盤Foreman李志謙先生是受聘於同一間公司，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但你不清楚他究竟是亞太還是會漢的人員，你不清楚這一點，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總之是同一間公司。

在你的證人陳述書中，你列出了你所承擔的各項職責，需要視察哪些工序、簽署哪些文件等。在這個地盤的運作中，你是否承擔這項工作的唯一一名人員，還是有其他人員與你一同負責這些工作呢？

薛文偉先生：

是否把我的上司計算在內呢？

楊孝華議員：

計算在內。

薛文偉先生：

連我的上司在內，共有兩位。

楊孝華議員：

你的上司是助理工程監督，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主席：

即李國成先生？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即有部分文件是由他簽署，由他check的；有部分則是由你簽署，由你check的，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你們如何分工呢？是否作出了分配，由你簽署某部分工作，由他簽署某部分工作；還是大家都可以簽署每項工作，只要時間能夠配合便可以呢？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是上述哪個情況呢？

薛文偉先生：

是後者。即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兩人簽署，但卻全部由我簽署了。

楊孝華議員：

全部由你簽署，請問在哪種情況下由他簽署呢？

薛文偉先生：

我請假的時候，例如病假、事假，當我不在地盤的時候，他便代我簽署。

楊孝華議員：

即如果你沒有請假，這些簽署工作便全部由你負責，那麼他負責甚麼工作呢？

薛文偉先生：

大部分的時間他是負責開會、處理文件等工作。

楊孝華議員：

所以他只在你不在場的時候簽署，即在代替或兼負你的職責的情況下簽署。

你覺得在時間上、工作上……你所謂請假是指病假和例假，你每星期上班多少天呢？

薛文偉先生：

五天半。

楊孝華議員：

剩餘的半天是由誰人負責呢？

薛文偉先生：

我們不批准地盤在星期日開工，而星期六下午大多數是開OT，工作到下午6時。

楊孝華議員：

你大多數會在星期六開OT，把工作完成，即事實上由你的上司代簽的文件不會太多，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的，佔很少部分。

楊孝華議員：

OK。在這情況下，你覺得在工作時間內有足夠時間承擔這些工作量嗎？

薛文偉先生：

當然不足夠。

楊孝華議員：

如何不足夠？你指一天內的工作時間不足夠，還是沒有時間讓你額外請假？

薛文偉先生：

其實是沒有足夠時間兼顧多項工程同時進行。

楊孝華議員：

你認為哪一項工作的時間最不足夠？你覺得自己特別沒有時間兼顧哪項工作或程序呢？

薛文偉先生：

落鐵籠及“蛇皮筒”的時間，因為很多時工序都是over 7時才進行，我便不能做到全面監察工序。

楊孝華議員：

你不能在over 7時監察……你不能在7時後開OT以便兼顧這些工作嗎？

薛文偉先生：

不可以。

楊孝華議員：

為何不可以呢？是否因為……

薛文偉先生：

房署的指引作出這樣的規定。

楊孝華議員：

指引是這樣的。但如果沒有這指引，可以開OT，沒有這些限制時，以你擔任這職位來說，你會開OT繼續監察，還是覺得已經做得足夠，你不想開OT，而把工作留待上司完成呢？如果沒有這項指引，會出現甚麼情況呢？會否因為沒有指引限制而會有人員願意開OT完成工作，還是仍然沒有人員會開OT呢？

薛文偉先生：

不能說只有一種情況，如果我當晚沒有特別事情，我會繼續開OT。但你提出這個問題，我不能100%回答一定可以，因為需要視乎自己當晚是否有時間逗留。

主席：

那麼你曾否在7時之後開OT呢？

薛文偉先生：

因為根據房署的指引，在7時後是不能開OT的，所以我沒有在7時後開OT。

主席：

你是否覺得應該在7時後開OT？因為很多工序在7時後仍然繼續進行，例如落石屎工序會一直延續至7時後，你有沒有提出應該在7時後開OT以繼續監察這方面的工作？你有沒有向上司提出這方面的情形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主席：

你完全沒有提過。你的上司有沒有提過其實已批准了一筆錢，讓你們在7時後監察工序也可claim OT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他沒有提過。

主席：

你的上司沒有向你提過。於是你沒有提過，你的上司也沒有提過，從來也沒有人員考慮過，你們在7時後便不會在地盤繼續留下。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主席：

你自己會在地盤逗留至何時呢？

薛文偉先生：

最遲也只是7時30分。

主席：

7時30分，但你們的工作時間通常至下午5時而已。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主席：

你會工作至7時，還是5時便離開呢？

薛文偉先生：

很多時會開OT至6時，其實房署指引中列明“看鐵”工序可以進行至6時，落石屎工序則可以進行至7時，通常會開OT至指引所規定的時間，“看鐵”會到6時，落石屎會到7時。

楊孝華議員：

如果在7時尚未完成落石屎的工序，你在7時以後又不能開OT，那麼便沒有人員監察這工序，翌日早上便只看到工序完成後的情況，會有甚麼補救的方法嗎？是否需要補填一些forms，表示已完成落石屎的工序，但因為當時沒有人員監察整個工序，惟有補充檢查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這種form。

楊孝華議員：

完全沒有這類程序嗎？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那麼落石屎的工序便等於沒有人員全程監督？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如果沒有人員全程監察整個落石屎工序，會否需要補做某些程序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因為房署的落石屎工序是無須填form的。

楊孝華議員：

無須填form。

薛文偉先生：

所以沒有補填form的程序，我們只會通知工程師，由他考慮以甚麼方法證明石屎沒有問題。

楊孝華議員：

即工程師會……

薛文偉先生：

是的，他可能會take action。

楊孝華議員：

你所指的工程師是駐地盤的工程師，不是間中到地盤視察的工程師，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沒有工程師駐地盤的。

楊孝華議員：

沒有工程師。你有沒有遇到工程師視察地盤的情況呢？

薛文偉先生：

有。

楊孝華議員：

他們在視察地盤時通常會停留多久？他們會做些甚麼工作呢？

薛文偉先生：

約2至4小時。一般來說，他們到地盤主要是視察工程進度及簽署文件。

楊孝華議員：

簽署文件。這些文件是否包括你需視察的程序，因為你不是工程師，有沒有一些文件或form需要由他們補簽呢？

薛文偉先生：

有的。

楊孝華議員：

有？

薛文偉先生：

F26的form。

楊孝華議員：

他們簽署前會否向你詢問有關情況呢？

薛文偉先生：

不會問的。

楊孝華議員：

不會問。總之看到你的簽名，他們便會簽署。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你有沒有機會或需要向工程師請教一些問題呢？

薛文偉先生：

我通常向我的上司李國成先生詢問，如果他能夠解答的話，我便不會再問。

楊孝華議員：

你有沒有曾經請教李國成先生而他不懂得如何提供答覆，你便需要詢問工程師呢？

薛文偉先生：

甚少發生這情況。

楊孝華議員：

甚少發生。

主席：

你的上司李國成先生有沒有抽查由你所簽署及check的工序，check你做的工作是否正確呢？還是你做你的工作，他做他的工作，各自負責自己的工作呢？

薛文偉先生：

他會問我如何check。

主席：

是的。

薛文偉先生：

只是這樣，但他不會再check一次，因為很多時我在“度尺”後翌日便需要落石屎。

楊孝華議員：

我還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是否知悉房署的助理署長在98年年中曾向員工發出關於監察大口徑鑽孔樁的指引，你有沒有聽過這指引呢？

薛文偉先生：

有。

楊孝華議員：

該指引會否到達你這職級的層次呢？指引是以英文撰寫的，內容是要求大家注意某些事項。

薛文偉先生：

我看過這封信。

楊孝華議員：

你看過這封信，你看到這封信時……

薛文偉先生：

但我在很後期才看到這封信。

楊孝華議員：

你明白信中的內容嗎？

主席：

可否請薛先生看看有關的指引？文件編號是 SC1-H0070(c)/YCK，當中夾附了一套 Supervision Guidelines for Large Diameter Bored Piles。你看過這份文件嗎？楊議員現在所提及的是這套指引。

薛文偉先生：

看過。

楊孝華議員：

但你剛才說未必完全明白指引的內容。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是在甚麼情況下讓你看這份文件呢？是由你的上司把它分發到你手上，要求你加以熟讀，還是你自己找到文件，便開始閱讀呢？

薛文偉先生：

每份由房署 send 來的資料會以 circular 形式……

楊孝華議員：

Circular……

薛文偉先生：

他們把資料放進 file 內，每位同事均需在 circular 上簽署。

楊孝華議員：

這封信是否屬於傳閱後需要簽署的文件呢？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簽署的意思是甚麼？代表看過該封信嗎？

薛文偉先生：

代表看過，知道有該封信。

楊孝華議員：

是否包括需要明白信中的內容呢？尤其是以英文書寫的內
容。

薛文偉先生：

我自己是表示看過這封信。

楊孝華議員：

你所謂明白信中的內容，是明白到哪個程度呢？

薛文偉先生：

是明白一半內容。

楊孝華議員：

一半內容？即簽署信件只表示你曾看過該封信，不代表你完
全明白當中的內容？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如果不完全明白當中的內容，是否應該向李國成先生詢問：
這句是甚麼意思呢？你曾否嘗試問他有關信中的內容呢？

薛文偉先生：

進行工序時，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便會問他。

楊孝華議員：

就這封信……

薛文偉先生：

但我沒有就這封信特別……

楊孝華議員：

既然你只是明白這封信的一半內容，為甚麼你沒有覺得不明白內容，便需向上司詢問呢？

薛文偉先生：

當時我想留待該階段才提出詢問。

楊孝華議員：

留待那時候才詢問？

薛文偉先生：

因為如果你已經詢問，但你尚未看到實際情況，即使他解釋了，你也不會明白。

楊孝華議員：

你的上司只以circular形式給你看過該封信，但可能有很多circulars。由於你需要即場作出監察，上司曾否指出這份circular特別重要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主席：

我想問清楚：地盤是否有一個file存放這些circulars呢？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是你自己找出file及看circular嗎？

薛文偉先生：

不，地盤文員會……

主席：

即由他交給你。

薛文偉先生：

對。

主席：

交給你睇。

薛文偉先生：

把整疊文件交給我。

主席：

把整疊文件交給你？但沒有刻意要求你特別留意哪份circular嗎？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OK。你的其中一項工作是檢查某些程序和填寫form，這是你工作範圍的重要部分。你在甚麼情況下才檢查某個程序呢？是否全部由Site Foreman要求你做，你便隨即做，還是你自己有一個表，在甚麼時候需要檢查甚麼項目，你按這個表工作呢？

薛文偉先生：

全部由Site Foreman要求我們檢查，我們才到地盤檢查。

楊孝華議員：

即他不要求你檢查，你可能只需駐在地盤內，無須做特別工作，對嗎？

薛文偉先生：

因為我們確實不知道工程進度如何。

楊孝華議員：

所謂承建商，即亞太，他要求你進行檢查時，他是以甚麼方式要求你檢查工作呢？

薛文偉先生：

每次需要檢查時，他會填寫inspection form，要求我們於某日某時到地盤檢查。

楊孝華議員：

那表格是否Request For Inspection Of Works Form呢？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通常你收到form後，你需要做些甚麼工作呢？

薛文偉先生：

收到form後，check資料是否正確，看看有沒有寫錯bored pile的number。

楊孝華議員：

一般來說，這是否很複雜的工作呢？需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完成呢？

薛文偉先生：

並不是很複雜的工作，只需花數分鐘。

主席：

由誰填寫這些forms呢？

薛文偉先生：

由地盤職員填寫，即承建商的職員。

楊孝華議員：

承建商在填寫form後加上簽署，再交給你，然後你需要check資料，check些甚麼呢？

薛文偉先生：

例如他們要求檢查鐵籠時，通常我會首先看看圖則，然後才替他進行check的工作。

楊孝華議員：

在check的過程中，最長和最短的檢查需時多久呢？

薛文偉先生：

你指check form還是check地盤的.....

楊孝華議員：

通常當他request for inspection，會有各種不同的inspection，有些可能很複雜，需要檢查和量度；有些可能如你剛才所說般只需花數分鐘。我想知道哪些項目只需很短時間便能完成check的工序，哪些項目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呢？

薛文偉先生：

例如很快便能完成check“蛇皮筒”的工作；如果check鐵，便需花半小時至一小時。

楊孝華議員：

即不單.....還要到地盤檢查。你是否檢查完畢後才簽署呢？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我想讓薛先生看一些forms，文件編號為SC1-C0034/YCK。這份文件有很多forms，是亞太的Request For Inspection Of Works Form，你看到嗎？

薛文偉先生：

看到。

楊孝華議員：

請看第一張。這裏共有十多張，我們先看十多張中的第一張。上半部分的內容是通知Housing Department需要inspect某些項目，下半部分便是簽署，這是誰人的簽署呢？這是否Site Foreman的簽署呢？你是否認得呢？

薛文偉先生：

最底部的簽名是我的簽署。

楊孝華議員：

不，是中間的，for Contractor的簽署。

薛文偉先生：

中間的簽署是Site Foreman.....

楊孝華議員：

Site Foreman？

薛文偉先生：

不，是Site Agent。

楊孝華議員：

是Site Agent。即從我現在看到的十多張forms，應該每張都是由Site Agent簽署。你收到form後.....下面那個類似S字的是你的簽署嗎？

薛文偉先生：

對，最底部的簽名是我的簽署。

楊孝華議員：

從你收到這張form.....例如收到第一張form，他要求你inspect permanent liner, D/BP-10.....意思是他向你呈交form，你收到之後，這項的下面有3行文字：“Work outlined in 1 above has been inspected. Permission to continue with 2 above is given/not given”。這些文字是預先印在表格上，Site Foreman填上手寫的資料便可以了，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你在下面簽署.....

主席：

是Foreman.....由誰prepare這份文件呢？

薛文偉先生：

應該是Contractor的Foreman或文員。

楊孝華議員：

但是由Site Agent簽署嗎？

薛文偉先生：

對，由Site Agent簽署。

楊孝華議員：

但你認為只是由他簽署，卻並非由他準備資料，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是由其他人預先為他準備資料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舉例說，這裏有一張form，你收到這張form後，例如這是在1998年6月13日4時交到你手中，表示可於5時check。你收到這張form後會做些甚麼呢？

薛文偉先生：

收到這張form後，我會看看圖則，看看“通”是否已準備好，然後等待他前來，與他一起到地盤檢查。

楊孝華議員：

我想問：我們看到第一張form、第二張form和第三張form都是在下午4時向你呈交，其中首兩張是在同一天交給你。一般來說，是否都會在每天接近下班的時候進行inspection程序呢？

薛文偉先生：

可以這樣說。

楊孝華議員：

他們曾否在上午呈交form要求你做inspection呢？

薛文偉先生：

我對此記得不太清楚。

楊孝華議員：

你的職責是check工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forms，最少有十多張……當然我看到有些是在上午11時呈交的，但大部分是在下午才交給你。如果把inspection form呈交到你手上，你才需要做工作，那麼你在地盤時，是否在上午通常沒有太多工作呢？

薛文偉先生：

不，我在上午需要到地盤視察進度，看看正在進行甚麼工序。即有時我也需要match他所做的工作是否合理，例如落“蛇皮筒”，最低限度我須在上午看看“蛇皮筒”是否已到達地盤，或是否已完成掘泥工序。如果尚未完成掘泥工序，便不可能落“蛇皮筒”，我會這樣估計工作進度。

楊孝華議員：

請看這些forms的下半部分，即由你簽署的部分。簽署表示.....最低限度第一行“Work outlined in 1 above has been inspected”，對嗎？下面也列明“Permission to continue with 2 above is given/not given”。現在我們看到這些forms，例如第三張，要求你inspect bell-out。你看到該form嗎？

薛文偉先生：

看到。

楊孝華議員：

他要求你檢查formed bell-out。你收到form，然後他在第2項亦填上希望在完成檢查後進行airlifting(即“吹水”)工序。我想問：你在下半部分簽署這張form。第一，你已進行inspection。他本來於6月20日4時向你呈交form，表示你可於1700(即5時)inspect，他即時填寫form，你在同一時間收到這張form。其實我們看來，全部forms都是由他在某一時間向你呈交，你即時表示已received了。其實Received那一項是由他替你填寫，還是由你自己填寫呢？

薛文偉先生：

不，是由我自己填寫的。

楊孝華議員：

由你自己填寫的？但上半部分是由他填寫，是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為甚麼每張form中，他填寫的時間和你received的時間全都一模一樣呢？

薛文偉先生：

他呈交form，在表格中request於6月23日15時檢查，我們便於6月23日15時與地盤Foreman一起到地盤檢查。

楊孝華議員：

不，我並非指檢查的時間。第一項的時間是指你received form的時間，即你收到該張form.....

薛文偉先生：

不，該時間是指檢查的時間。

楊孝華議員：

檢查的時間？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我們看看第三張form。第三張是有關“Formed Bell-out at D/BP-17”的那一張。你可否以這張form清楚說明，右上角.....

薛文偉先生：

D/BP-17.....

楊孝華議員：

即這疊forms中的第三張，即Zen Pacific這些forms中的第三張.....

主席：

那是填上“Formed Bell-out”的form，對嗎？

楊孝華議員：

對，第三張。

主席：

那張form的日期為6月20日。

楊孝華議員：

對，你能否找到呢？

薛文偉先生：

我找到了。

楊孝華議員：

先看form在中間有手寫筆跡的地方，右上角是BPW/115，date是98年6月20日，time是1600。我理解的time是當他把form向你呈交的時間，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你說這些文字和上半部分的那段文字是由Zen Pacific的人員填寫，然後才要求Site Agent李先生簽署，對嗎？即不是李先生自己簽署，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但這裏亦填寫了時間。1600表示下午4時向你呈交form，通知你可於22日5時檢查，即提早兩天把form交給你，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然後下面的那項“Received by Sit Man Wai at 1600”，6月20日。這些文字是由你填寫，還是由他為你填寫呢？

薛文偉先生：

由我自己填寫的。

楊孝華議員：

由你自己填寫。為甚麼我看到form上的所有時間和右上角的時間都是符合的，即時間上沒有中斷，即表示他填寫form，即刻簽署，便立刻呈交給你，你便按該時間照樣填寫。是否可於1分鐘內完成整個填form過程呢？

薛文偉先生：

其實不是這樣，時間只是大約的數字。因為他填寫form時，例如於6月20日4時填寫form，可能只相隔5至10分鐘便把form交給我，我填寫時間差不多是回覆他大約在這時……

楊孝華議員：

即時收到，而並非確實看錶對時，是否這個意思？

薛文偉先生：

對，大約在這時收到。

楊孝華議員：

好，你在下面簽署時，是在該時間檢查完畢後簽署，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檢查完畢後簽署。

楊孝華議員：

檢查完畢後簽署。如果沒有檢查便不用簽署該部分，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通常上面Received by Sit Man Wai，是否與下面的簽署同時進行呢？還是先填寫上面的部分，相隔兩天後才填寫下面的部分呢？

薛文偉先生：

當然是相隔兩天才填寫，因為上面的時間是指收到的時間。

楊孝華議員：

收到.....所以.....

薛文偉先生：

下面是inspection的時間。

楊孝華議員：

我想談及第三張form，他在上面填寫了兩項，即approve第1項後便需要進行第2項程序。當時他通知你在6月22日17時進行，我看到下面由你簽署的時間也是6月22日17時，那是否也是大約的數字呢？因為當時表示可於17時inspect，但不可能於1分鐘內全部inspect完畢吧？

薛文偉先生：

我找不到6月22日的那張form。

楊孝華議員：

OK，是那疊有十多張forms的文件中的第三張。

主席：

第三張form的日期是20日.....下面填上22日，對嗎？

楊孝華議員：

對。

主席：

下面是22日。

楊孝華議員：

Formed bell-out at D/BP-8、D/BP-17的那張form。

薛文偉先生：

D/BP-8和D/BP-17？

楊孝華議員：

不，D/BP-17的那張form。在整疊十多張的文件中，你只需要翻至第三張form便可以了。你看到那張form嗎？

薛文偉先生：

我看到了。

楊孝華議員：

該頁寫上.....是他在右上角填上BPW/115的那張form，你是否看到那張form呢？我提問的便是這張form。你看到這張form，他在第1項填寫了一些文字，也在第2項填寫了一些文字，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應該怎樣解釋這兩項呢？第1項要求你inspect某項目；第2項表示完成inspect第1項的工作後，他便開始進行第2項工序。是否應該這樣理解呢？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我想問：你收到這張form後，你會預定時間與他一起inspect和簽署，進行formed bell-out的inspection工作一般需要多久呢？

薛文偉先生：

你只談bell-out嗎？

楊孝華議員：

不，不是做bell-out，他只是要求你inspect和check bell-out。

薛文偉先生：

即我檢查bell-out的時間嗎？

楊孝華議員：

對，他現在要求你inspect，這種inspect的程序……

薛文偉先生：

大約半小時。

楊孝華議員：

半小時？因為我看到他當時通知你於17時inspect，你在下面簽署的時間也是17時。

薛文偉先生：

這是我檢查的時間。

楊孝華議員：

即是甚麼呢？那是開始檢查的時間嗎？

薛文偉先生：

對，是開始檢查的時間。

楊孝華議員：

那是準確的數字還是大約的數字呢？

薛文偉先生：

當然只是大約的數字。

楊孝華議員：

是大約的數字？但只需半小時便可以檢查完畢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我想問：為甚麼沒有在這張form內的“Permission to continue with 2 above is given/not given”中刪除任何一項呢？通常是否需要.....

薛文偉先生：

通常是需要刪去“not given”。

楊孝華議員：

因為如果不刪去，他便不知道你究竟有沒有給他approval以進行第2項工序。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你在這張form簽署後，便會把form再交給他，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簽署後會再交給他。

楊孝華議員：

你是否知道再交給他後，他取回這張form後，會做些甚麼呢？

薛文偉先生：

進行第二個步驟，即airlifting的步驟。

楊孝華議員：

但這種方法有沒有.....

薛文偉先生：

應該是我忘記刪去而已。

楊孝華議員：

忘記刪去？

薛文偉先生：

應該刪去“not given”。

楊孝華議員：

應該刪去的？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請再看第五張form。第五張的reference number是BPW/119。
你找到那張嗎？

薛文偉先生：

找到了。

楊孝華議員：

這張form也是完成檢查後進行airlifting，下面也是沒有刪去
“not given”的。

主席：

為甚麼呢？

楊孝華議員：

為甚麼沒有刪去呢？

薛文偉先生：

忘記刪去。

主席：

每張都沒有刪去，再翻至後兩張……

楊孝華議員：

BPW/124那張也沒有刪去“not given”。

主席：

BPW/124那張也沒有。是否每次也忘記呢？

薛文偉先生：

因為我可能沒有看到一些細節。

主席：

再翻下去還有一、兩張……最後和最後翻上來的第二張也是同樣的情況。薛先生，我也想問，請你看清楚這張form，上半部分……你肯定自己沒有填寫過這些forms嗎？

薛文偉先生：

不，我曾填寫過十多張這些forms。

主席：

十多張forms的上半部分都是由你填寫，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主席：

這是否由你填寫的form呢？

薛文偉先生：

對。

主席：

為甚麼會……

楊孝華議員：

是否上、下部分都由你填寫呢？

主席：

上、下部分都是你的筆跡嗎？

薛文偉先生：

對。

主席：

對？為甚麼你剛才回答時表示是由Foreman填寫呢？

薛文偉先生：

原則上是由他填寫的，其實他曾填寫了一張這樣的form，但他可能在填寫時把資料填錯，我為他刪改時又刪改得多，我曾向上司提及，我的上司便吩咐我替他填寫另一張form。

主席：

但這裏十多張forms都是由你填寫的，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一項工程可能每天牽涉很多這類forms，這種情況佔多少比例呢？他填錯form後，由你替他再填，填上正確資料，是否每張form也是這樣，還是這只佔極少數呢？

薛文偉先生：

極少部分。

楊孝華議員：

當他填寫錯誤後，要求你再填上正確資料，他所填錯的資料是些甚麼資料呢？

薛文偉先生：

不是由他要求的，因為他填上了錯誤資料，我以塗改液改正，改過多次以後，張form便被塗花了。我問過我的上司，上司便說替他填寫另一張form，因此我才為他填寫另一張。

楊孝華議員：

填寫另一張form後，Site Agent這麼快便簽名？

薛文偉先生：

寫好後便交給Foreman，再轉交Site Agent簽名。

楊孝華議員：

他有沒有事先簽好一疊空白表格，然後任你自己填寫？

薛文偉先生：

這倒沒有。

楊孝華議員：

沒有做過？

薛文偉先生：

沒有做過。

楊孝華議員：

是否每次你填寫後，交給他簽名，然後你才繼續工作？

薛文偉先生：

沒錯。

主席：

為甚麼你會有這些forms？Request for Inspection是亞太的.....

薛文偉先生：

我是向地盤Foreman索取。

主席：

為甚麼你不要求他另填一份，由你簽名，而是由你自己取表格填寫呢？

薛文偉先生：

因為當時我已經看過，而且改了不少資料，因為這個步驟已過去了，而且可能是數天後的事情，所以我出於好心替他填了。

楊孝華議員：

薛先生，我想問你.....

主席：

李國成是否知道？

薛文偉先生：

是，知道。

楊孝華議員：

薛先生，你說他可能填這份form時填錯了不少地方，並且要用塗改液改正。你可否告訴我，簽名是沒可能簽錯的，而且不需要改，所謂填錯，主要是哪一項最容易填錯呢？因為要填的項目不多.....

主席：

這裏僅有數個字.....

楊孝華議員：

第一項寫着“To Housing Department”.....

薛文偉先生：

日期之類。

楊孝華議員：

哪些？日期？

薛文偉先生：

舉例來說，可能因為Foreman疏忽，未有呈交這份form，便開始做下一工序。

楊孝華議員：

其實這些可能是補填的？

薛文偉先生：

對，可能是這樣……

楊孝華議員：

如果未呈交這份form，你未inspect，他不可以做下一個工序。

薛文偉先生：

對，所以我當時曾提醒他還未呈交這份form。因為他在每一工序都須呈交一份form，坦白說，我自己也不清楚他呈交了哪些表格。

楊孝華議員：

是。

薛文偉先生：

以那支BP-10的樁柱為例，他究竟遺漏了哪一份form，我要在事後看他遺漏了哪份表格我才會想起……

主席：

但那個工序呢？那個工序已繼續做了，你如發覺他仍未呈交form，你是否讓他後補便算呢？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不是吧？你曾說他填了form後，你接着會inspect，然後簽名。如果他已經開始了下一個工序，雖然form可以補填，但inspect方面你怎能補做？不可以吧，他已經進行下一個工序了。

薛文偉先生：

不是。工序是不會遺漏的，因為他做過的每一工序我都會知道的。例如，他落了“蛇皮筒”，我是知道他有沒有落“蛇皮筒”的，我可以看見的。

楊孝華議員：

你的職責是inspect，所以做“蛇皮筒”你應該要知。你應即場視察，然後簽名。如果當時遺漏了沒有做，那麼.....

薛文偉先生：

不是遺漏了沒有做，而是遺漏了他的.....

楊孝華議員：

Form沒有填好？

薛文偉先生：

Foreman沒有填.....

楊孝華議員：

沒有填好form？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通常會相隔多久才發覺遺漏了一個步驟沒有做呢？可能會相隔數天？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你完全憑記憶知道哪個“蛇皮筒”有做，哪個沒有做，哪個bell-out沒有做？

薛文偉先生：

因為樁是一支、一支地去做，是逐支做的。

楊孝華議員：

但如何在沒有紀錄的情況下，單憑記憶補填form.....

薛文偉先生：

不是沒有紀錄，這份form是亞太給我們的。

楊孝華議員：

是。

薛文偉先生：

只不過房屋署有自己的form。

楊孝華議員：

你另有紀錄？

薛文偉先生：

是，我另有工程進度的紀錄。坦白說，他呈交了10份forms，但這10份forms不會都在我手上。

楊孝華議員：

是。

薛文偉先生：

今天做完了一份form，我便會放在一旁，明天做完另一份form，我亦會放在一旁。待整支樁完成後，我才會跟進他究竟遺漏了哪一份form，看看有何錯漏，或時間上有錯誤，這時才會後補。

楊孝華議員：

那麼.....

主席：

這些時間其實是你……

薛文偉先生：

抄房屋署的form。

主席：

即是……

薛文偉先生：

有時候，他也沒有呈交form要求我視察，他未必會仔細地……

主席：

即是說，房屋署的form會證明你在哪一天、哪一時段檢查過這工序？

薛文偉先生：

是，因為我們有日記之類。

楊孝華議員：

可以說，這些forms是可填可不填，你在後期補填，抄回數字便可以了，對嗎？真正情況並非由他拿着一份form，然後跟你說：“薛先生，我填好了，請你替我檢查。”這些forms並無此作用。

薛文偉先生：

因為他呈交的10份forms中，總會有一、兩份遺漏了的。

主席：

另外我想問薛先生，房屋署的inspection form上似乎沒有註明時間？

薛文偉先生：

有……

主席：

只有date而已？

薛文偉先生：

對，只有date。

主席：

但你填上的4時、5時、6時是你自己杜撰的嗎？

薛文偉先生：

不，我可以詢問Foreman當時的時間。我大部分的視察都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進行，例如我在3時進行視察，而大部分我都會在這時間視察。

楊孝華議員：

但你沒有.....

薛文偉先生：

亞太亦有自己的site record，所以我可以詢問他當時大概的時間。

楊孝華議員：

我想問你，對於那些form，你們有紀錄，大家如忘記時間，可事後補填，那麼，地盤其他任何form和紀錄亦會不會.....甚至有關inspect bell-out或inspect casing之類，會否有些情況是樁柱的長度都可以事後憑記憶補填？

薛文偉先生：

不會。房屋署的form是一定有的，只不過這些是亞太方面擬備，如他遺漏了，我們亦沒有辦法，有時有太多forms，我自己也忘記他呈交了哪一份form，或遺漏了哪一份。

楊孝華議員：

你曾否向你的上司表示，他時常遺漏Request for Inspection的表格，需要你們補填？

薛文偉先生：

有。

楊孝華議員：

你曾跟上司提及？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上司怎樣回應？他說如何補救？只須抄回資料便可以了嗎？

薛文偉先生：

他說要翻查地盤日記(diary)，再……

楊孝華議員：

地盤日記。那麼地盤日記是誰記錄？是你還是承建商記錄？

薛文偉先生：

我們及承建商也有做記錄。

楊孝華議員：

會否出現一種情況，就是當你們要補填form時，如果紀錄是由你們做，你們便會清楚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但要是某些情況下，你們要抄回他們的紀錄，便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紀錄是否準確？

薛文偉先生：

不會的。因為……

楊孝華議員：

為甚麼不會呢？那是他們的紀錄，你……

薛文偉先生：

我自己也有紀錄的，因為我要寫site record book，雖然不及他們那麼detailed，甚至記下在何時做了些甚麼工作。

楊孝華議員：

你怎樣防止只有他們的紀錄，而你沒有紀錄的情況呢？如果這樣，你會怎辦呢？你補填時照抄嗎？

薛文偉先生：

他們的紀錄我們沒有？

楊孝華議員：

會否有此情況？

薛文偉先生：

不會。

楊孝華議員：

為甚麼不會？因為有時.....

薛文偉先生：

因為我每天都會巡視地盤。

楊孝華議員：

是。

薛文偉先生：

我每天上、下午都會巡視地盤。細微的事，我可能察覺不到，但如果他在進行某項工程，我會寫下。

楊孝華議員：

但你可能5時後便會下班，而指引又不准加班，可能他們有些紀錄是在7時後寫的。

薛文偉先生：

這也沒有辦法。

楊孝華議員：

那怎麼辦？照填上他們的時間還是.....

薛文偉先生：

7時後我們不會入這份form。

楊孝華議員：

但如果那個程序，他們有紀錄而你們沒有，而事實上是在7時後進行，那怎麼辦？把該工程視作在翌日進行？

薛文偉先生：

以工程來說，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楊孝華議員：

即是.....

薛文偉先生：

即是說，當我看見他“看鐵”，我沒有理由不記錄此事。重要的事我一定會記錄。至於“吹水”至何時，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看過他落“蛇皮筒”，如他有落“蛇皮筒”，我自己的site record一定會記錄在大簿上。

楊孝華議員：

我想問關於挖掘樁井的程序。地盤上有沒有紀錄清楚說明每一支temporary casing的長度或每天的進展？有沒有這種紀錄？

薛文偉先生：

有；他們有，但我們沒有。

楊孝華議員：

你們沒有。

楊孝華議員：

當temporary casing到了某一程序，是否也需要inspect？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沒有。不用inspect的？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Bell-out便需要你們去inspect？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但你們是否要檢查temporary casing是否與樁柱的長度一致？

薛文偉先生：

不用。

主席：

為甚麼不用呢？

薛文偉先生：

因為到最後收founding level時，我們會同時量度，即量度樁柱的深度時會同時量度。

主席：

所以你不理會它，也不會check？

薛文偉先生：

Temporary casing我沒有理會，也沒有check。

楊孝華議員：

沒有check，OK。最後我想問另一個問題，你對Supermud這種物料有認識嗎？你知道是甚麼嗎？

薛文偉先生：

知道。

楊孝華議員：

你在這個地盤上有沒有見過Supermud？

薛文偉先生：

有。

楊孝華議員：

Supermud的作用是甚麼？

薛文偉先生：

最初我是不懂的，所以我問地盤的Foreman，他說Supermud是用來鞏固泥土的。

楊孝華議員：

以我理解，鞏固泥土就是當落石屎時，防止泥土坍塌？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但鞏固泥土不是temporary casing的作用嗎？

薛文偉先生：

因為恐怕在抽通時泥土會塌下。

楊孝華議員：

即抽上來的時候？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但在抽通時，應該已落了石屎吧？

薛文偉先生：

根據他的解釋便是如此。當時我的經驗不足，他這樣說，我便這樣記着Supermud的用途。

楊孝華議員：

以我的理解，抽temporary casing上來時，已經落了石屎，甚至石屎已經乾了，對嗎？

薛文偉先生：

應該是的。

楊孝華議員：

如果已經落了石屎，已經填滿了，當你抽通時，我不明白為甚麼泥土還會塌下來？

薛文偉先生：

他當時的解釋便是這樣，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此用途。我問那個Foreman時，他便是這樣回答我。

主席：

你可否解釋清楚你當時怎樣看到Supermud？存貨量有多少？以你所見，在哪個工序採用這種物料？

薛文偉先生：

存量約為20多至30桶，存放於房屋署地盤寫字樓門外。有一次，當我巡視地盤時，我看見一名工人將白色膠漿之類的物體倒進bored pile內，我便去問Foreman那是甚麼。

主席：

在房屋署地盤寫字樓？

薛文偉先生：

是。附近。

主席：

門外？

薛文偉先生：

大概是在門外及附近。

主席：

是。寫字樓內有甚麼人？

薛文偉先生：

房屋署的職員，即我及李國成先生。

主席：

你及李國成先生？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所以，李國成先生也應該知道那裏存放了這些物料？

薛文偉先生：

我不敢這樣說，我不敢說他是否看到。

主席：

他會不知道有二、三十桶物料存放在這裏？他會看不見嗎？

薛文偉先生：

我不敢代他回答這個問題。應該是。

主席：

其實那是一個當眼的地方，大家都應該看見。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有關使用Supermud此事，你有否向李國成先生說過？

薛文偉先生：

我沒有。

楊孝華議員：

我想問有關Supermud，你說有temporary casing，他向你解釋是為防止泥土坍塌，而你亦看到他倒進樁柱。所謂倒進樁柱，我的理解是樁柱內是一氹水。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那麼他怎樣倒進樁柱？是否先抽乾水才倒入樁柱？

薛文偉先生：

不，他把物料倒進水裏。

楊孝華議員：

就這樣倒進水裏？

薛文偉先生：

就這樣倒下去。

楊孝華議員：

是把全部都浸了，而不是先開.....就這樣把整桶物料倒進去？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你是否知道後來全倒下去？

薛文偉先生：

差不多掘完泥的時候倒下去。

主席：

差不多掘好泥時。未有擴底嗎？當時做了bell-out沒有？

薛文偉先生：

這點我記不清楚了。我只是有一次無意中看到他們倒Supermud下去。

楊孝華議員：

你所謂倒下去，當時未到做“吹水”的階段？

主席：

仍未。

楊孝華議員：

可能那個樁掘完泥，看見一個大樁，以及有很多水？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有多深也不知道？

薛文偉先生：

深度要靠度尺。

楊孝華議員：

度尺。

主席：

對於有採用 Supermud 此事，你剛才說沒有跟李國成先生提及，你有否跟其他人士(包括工程師)提及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主席：

完全沒有？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你看到其他人倒 Supermud，你是否要記錄此工序？或者是房屋署，或者是承建商.....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他做這種事.....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這些工序是不需要告知你嗎？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好。下一位，何俊仁議員。

何俊仁議員：

我也想跟進Supermud的事。每一次用這種物料時，是否需要把它稀釋？你有否留意？

薛文偉先生：

沒有。

何俊仁議員：

沒留意，還是你不知道？

薛文偉先生：

沒有留意。

何俊仁議員：

沒有留意。

薛文偉先生：

他打開蓋後，只將一加侖的白色膠漿倒進bored pile裏。

何俊仁議員：

那些是膠漿而不是白粉？

薛文偉先生：

是膠漿。

何俊仁議員：

是膠漿。是已經過稀釋？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是否已稀釋。

何俊仁議員：

是。

薛文偉先生：

我只看見是膠漿。

何俊仁議員：

倒下去時不需要任何機器？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根據你所說，是用人手倒進去？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每條樁柱約用多少桶呢？

薛文偉先生：

我沒有計算過，但我看見temporary casing旁邊有十多二十個白色的膠桶。

何俊仁議員：

即以你估計，這十多二十個膠桶的物料可能用於一支樁柱內。

薛文偉先生：

是，是的。

何俊仁議員：

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的。但實際數量我沒有統計過。

何俊仁議員：

沒有統計過。到了第二支樁柱時，會否有新的膠桶運來？

薛文偉先生：

有。

何俊仁議員：

又有，那麼，你有沒有計算過總共用了多少桶呢？大概數字已可以了。

薛文偉先生：

沒有。

何俊仁議員：

沒有。但如果你計算一下，可能會超過100桶。

薛文偉先生：

應該是的。

何俊仁議員：

由始至終，這個工序的意義，你沒有問過任何人？

薛文偉先生：

有，問過Foreman。

何俊仁議員：

只有Foreman，但我的意思是房署的人員，沒有問過？

薛文偉先生：

沒有。

何俊仁議員：

包括你的上司COW，完全沒有問過？

薛文偉先生：

沒有。

主席：

為何你沒有詢問呢？

薛文偉先生：

因為我第一天上班已看見這些白色膠桶，我assume我的上司已全部知道此事。

主席：

但你看Specification時，也會發覺完全沒有提過這物料。

薛文偉先生：

沒有提過這物料。

主席：

所以，你應否問一問其他人這是甚麼呢？

薛文偉先生：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在房署第一天已看見這些物料，而且另一個問題是Contractor的Foreman告訴我這物料已沿用多時，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沒有再跟進。

主席：

Contractor的Foreman是哪一位呢？

薛文偉先生：

李志謙先生。

何俊仁議員：

雖然你的工作指引、manual中並無提及這種物料，而房署的上司亦沒有向你提及有此工序，你只是聽Foreman說，你便相信了，你看到他每次使用也沒有過問。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何俊仁議員：

我會繼續問你關於其他工序的問題，就挖掘擴底的工序，你可否說出你對這工序的認識，例如要多大才合格？你每次有否量度擴底？如何量度呢？

薛文偉先生：

有，將bell-out chisel掉進筒底，然後用一條吊索一收一放，令那個鑿可以鑿出一個約60°的angle。

何俊仁議員：

約60°。

薛文偉先生：

一直沿着圓圈鑿。

何俊仁議員：

你知道要入石幾深嗎？

薛文偉先生：

看不見了。

何俊仁議員：

甚麼？

薛文偉先生：

看不見了。

何俊仁議員：

雖然看不見，但是否需要量度呢？

薛文偉先生：

需要量度，但我的上司教我把繩子繫於吊索，看看繩子落了多少，便可得出大約的數字。

主席：

你知道擴底要多深嗎？

薛文偉先生：

800。

何俊仁議員：

800mm？

薛文偉先生：

是的，800mm。

何俊仁議員：

OK，進行擴底工序時，你們需要填寫甚麼表格？

薛文偉先生：

房署方面沒有，但他們則有表格需要填寫。

何俊仁議員：

他們要填寫表格，這表格是誰負責填寫？內容為何？

薛文偉先生：

就是這個，“Formed Bell-out”。

何俊仁議員：

就是這個。但據你所說，剛才楊孝華議員亦多次提問，似乎你填寫的時間與工序的時間不脛合，可能在完成了一個步驟的一段時間後才填寫這表格，那麼，你即時填寫的紀錄是甚麼呢？

薛文偉先生：

寫Site Record Book及自己做的紀錄。

何俊仁議員：

但有否如這文件記錄得這麼詳細呢？即Site Record Book和地盤的diary有否詳細載列這些資料，使你日後填寫這份文件時，亦有足夠資料呢？

薛文偉先生：

我想指出，這份文件並非如你們所想，甚麼資料也沒有，只不過有時是遺漏了一張半張，需要補填。又或者他曾作出修改，弄污了文件……

主席：

何議員的問題是，你自己的紀錄是否也是這樣詳盡，令你可以將有關資料從你的紀錄轉移到這張form上？

薛文偉先生：

重要的資料會有的。

何俊仁議員：

但如果是你的紀錄沒有的資料呢？

主席：

這裏有十多頁紙，這些有沒有呢？有沒有這麼詳盡的紀錄呢？

薛文偉先生：

這些是他寫給我的。

主席：

不，這十多頁紙是你填寫的。

薛文偉先生：

我填寫是有些遺漏了，或由於其他原因，我才會補填。

何俊仁議員：

讓我複述一次，有些已由別人填寫了……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你發覺填錯了，你便把資料抄在這裏。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那些便是即時的？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不是由你填寫？

薛文偉先生：

對，或者有些弄污了、破爛了，我便會重新製作一張。

何俊仁議員：

OK。你便再找他簽署？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重新抄過後再簽署？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而重新抄過之後，應該刪除的卻沒有刪除，例如一些不應該繼續……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好。原裝那套文件便沒有保存了嗎？即被取替的文件便沒有保存了，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何俊仁議員：

這紀錄便不是原本的紀錄？是你重新抄過來的。

薛文偉先生：

是這幾張。

何俊仁議員：

但紀錄上沒有註明是否同意他進行下一步的工序，因為你沒有在文件上刪除過甚麼。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所以換句話說，似乎地盤上並不大重視這類文件，對嗎？

薛文偉先生：

因為這張form不是我們的，是亞太自己的record；我們可說是義務替他們簽署，讓他們呈上公司，以證明房屋署的人員已經看過。所以我們不大重視這張form，因為這張form不是我們發出的。

主席：

這裏有十多張form，你記得當中有多少張因破爛而需要你重新填寫？有多少張根本是遺漏了，需要你補填呢？

薛文偉先生：

大約有10張左右。

主席：

大約有10張form是補填的？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好，請你說說你對核查擴底的超聲波測試的認識如何。

薛文偉先生：

不懂。

何俊仁議員：

不懂。你有否監察這些測試？

薛文偉先生：

沒有，因為通常我的上司和工程師都會到場視察這些超聲波測試。

何俊仁議員：

他們都會到場視察。他們到場視察時你不在嗎？

薛文偉先生：

.....因為他們頗重視超聲波測試。

何俊仁議員：

他們很重視？

薛文偉先生：

我也會到場，但我只是在旁觀察。

何俊仁議員：

有關表格是誰填寫呢？

薛文偉先生：

超聲波測試無須填寫表格。

何俊仁議員：

無須填寫任何表格？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OK。對於這個地盤，你沒有察覺你們的工程師認為有任何不尋常的現象，對嗎？即覺得一切正常。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有沒有任何樁柱曾進行了多次擴底測試呢？即做了一次測試後，結果不大滿意，須再做一次，有沒有呢？還是.....

薛文偉先生：

記憶中沒有。

主席：

記憶中沒有。

何俊仁議員：

事實上，工程師是否每次都到場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敢說100%，但大部分都有。

何俊仁議員：

大部分都有。如果工程師到場，主要是由誰陪同呢？是否PCOW呢？

薛文偉先生：

我的上司……對。

何俊仁議員：

OK。讓我們談談清洗樁井，是用氣壓(即airlifting)的工序。你是否知道，大約是在哪個時間進行airlifting的清洗工作呢？

薛文偉先生：

在落石屎之前。

何俊仁議員：

是，落石屎之前。你可否根據你的認識，簡單描述一下該工序？

薛文偉先生：

他們把儀器放進井底，然後把泥水全部抽上來，直至抽上來的水清澈為止。

何俊仁議員：

好。最後水變得清澈，那些稱為水樣本，你們會如何處理呢？

薛文偉先生：

Foreman會用水樽從噴出的水中收集水樣本，然後交給我們存放在sample room。

何俊仁議員：

存放在sample room。是否需要有人檢查過才可進行下一步的落石屎工序呢？

薛文偉先生：

你指視察那些水樣本？

何俊仁議員：

對；需否對水樣本滿意，才可繼續工序？

薛文偉先生：

沒有的。

何俊仁議員：

那些水樣本有何作用呢？

薛文偉先生：

供工程師參考。

何俊仁議員：

即只是一個紀錄，一個參考。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即使落了石屎，工程師如來到地盤，他亦不會看水樣本，對嗎？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

何俊仁議員：

承建商收集了水樣本後，房屋署方面有誰會……你會看到水樣本，但你未必是看水樣本的專家。那麼，在房屋署中，哪位人員會最關心水樣本的質素呢？

薛文偉先生：

工程師。

何俊仁議員：

工程師。但工程師不在場的？

薛文偉先生：

不在地盤。

何俊仁議員：

換句話說，取得水樣本後便放在那裏，他因時間不配合沒有看，工程亦繼續進行？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我想問一問，清洗樁井須做多少次呢？

薛文偉先生：

一直抽上來，直至抽上來的水清澈為止。

主席：

我知道，抽到清澈為止，便為之一次。會否再……我們聽說過有“大洗”和“小洗”之分，要洗兩次的。會否進行兩次，還是只洗一次呢？

薛文偉先生：

我記憶中是沒有的。

主席：

沒有甚麼？

薛文偉先生：

我根本不知道有所謂“大洗”和“小洗”之分。

主席：

在你記憶中，只洗一次的？

薛文偉先生：

是，抽到清澈為止。

何俊仁議員：

在你記憶中，每一個樁井平均要洗多久呢？

薛文偉先生：

約一天。

何俊仁議員：

一天，即多少個小時呢？

薛文偉先生：

24小時。

何俊仁議員：

24小時不停地洗？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用機器來洗？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在洗完後才把steel lining reinforcement(鋼筋籠)放進去的嗎？

薛文偉先生：

不是，應先把它放進去，清洗是最後的步驟。

主席：

把鋼筋籠放進去才洗？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如果發覺不停洗也不能洗乾淨，那會如何處理呢？

薛文偉先生：

那便一直洗。

何俊仁議員：

一直洗？

薛文偉先生：

很少會洗得不乾淨的。

主席：

薛先生，你對Method Statement很熟識的，對嗎？即那個.....

薛文偉先生：

我不能說是100%。

主席：

但你亦會有這份.....

薛文偉先生：

但也很清楚。

主席：

你在地盤有這份文件，你亦會不時參考？你會否覺得放了鋼筋籠後才清洗，是不符合Method Statement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留意。

主席：

Method statement中要求，清洗了樁井後才放鋼筋籠。

薛文偉先生：

沒有留意。

主席：

你是否同意這是Method Statement的條文？我有一份Method Statement，你是否需要看看呢？

薛文偉先生：

不需要。

主席：

不需要。

薛文偉先生：

我亦同意Method Statement。

主席：

你同意你剛才描述的步驟，跟Method Statement要求的不相符？

薛文偉先生：

是。但他們亦不是每次都放了鋼筋籠才清洗的。只不過憑我個人的直覺，放了鋼筋籠與否都一樣。

主席：

但你不覺得Method Statement是需要遵守的嗎？

薛文偉先生：

我覺得應該遵守的。

何俊仁議員：

但除了你之外，你的上司是否知道是放了鋼筋籠才清洗的呢？

薛文偉先生：

我沒有對他說過。

何俊仁議員：

但他應否知道呢？或者他實際是否知道呢？

薛文偉先生：

他應該知道。但我沒有對他說。

主席：

為何他應該知道呢？

薛文偉先生：

因為他亦應按照Method Statement行事的。

何俊仁議員：

總之，你們知道有這樣的差異，沒有按照Method Statement進行工序，但你們覺得沒有太大分別，所以繼續容許他們有時放了鋼筋籠才清洗。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在這個地盤中，你有沒有發覺水樣本有些Supermud，即有些白漿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何俊仁議員：

沒有。雖然你知道使用了Supermud？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但最後的水樣本卻.....

薛文偉先生：

其實我是很後期才知道使用Supermud，當時只剩下約3、4支bored pile未做；因我是在很後期才看見他們使用Supermud。

何俊仁議員：

但你不是說過你一上任便看見十多桶的Supermud放在門口嗎？

薛文偉先生：

我看見地盤上有十多桶東西，但我沒有詢問這些是否Supermud。直至我看見他們把白漿倒進樁井中，我才詢問那些白漿是甚麼。

何俊仁議員：

但為何在最後數支才看到呢？初時為何看不到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清楚是他們有心瞞騙我，還是怎樣。我上任監察了數支 bored pile，當時我是看不見他們有否使用 Supermud。直至工程差不多已到尾聲時，我才在巡視地盤時看到他們這樣做。所以，Foreman 回答說，Supermud 已用了很久，他們都應該知道。

何俊仁議員：

但當你第一天到地盤時，即開始做樁井時，你已看見有很多桶東西？

薛文偉先生：

是，但我沒有詢問那是甚麼。

何俊仁議員：

沒有問。另外你有否看見他們不時把那些桶搬來搬去呢？應該是有的，對嗎？

薛文偉先生：

我沒有看到。

何俊仁議員：

你沒有留意到？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所以其實你不能排除每支樁柱都有使用 Supermud，只是你在初期未有覺察？

薛文偉先生：

是，可以這樣說。但我沒有看到，不敢 100% 肯定地說是。

何俊仁議員：

OK。其實你作為監工，是否有責任留意地盤上物料的移動呢？例如物料增加了或減少了？或者多了這些物料，你會否詢問是甚麼？你有沒有責任留意這些事情呢？

薛文偉先生：

有。但他們把那些物料存放在那裏，似乎沒有移動過，所以我沒有check那些東西。

何俊仁議員：

其實嚴格些來說，你亦應該知道的，但你可能鬆懈了，其實是應該知道的，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請你再說說安裝鋼筋籠和“蛇皮筒”。這被視為一個很重要的工序，等於清洗擴底一樣，你的職責是怎樣？你如何進行監察呢？

薛文偉先生：

看看物料的數量是否足夠，例如他們說有3個“蛇皮筒”，我便看看地盤上是否真的有3個“蛇皮筒”。另外在放下去時，我會看看燒焊的情況。

何俊仁議員：

深度呢？

薛文偉先生：

深度……放下去後，我會進行量度。

何俊仁議員：

你會量度？但你如何保證所放下去的“蛇皮筒”，真的到達底部呢？

薛文偉先生：

很多時看不到的，因為很多時都安排在晚上進行的。

何俊仁議員：

安排在晚上，即甚麼時間？

薛文偉先生：

即約6、7時後。

何俊仁議員：

在6、7時後都會放“蛇皮筒”的？

薛文偉先生：

因為放“蛇皮筒”是需要數小時的。

何俊仁議員：

即不只石屎，放下“蛇皮筒”的工序亦需要數小時？

薛文偉先生：

是，因為每放下一節，便要把另一節焊接在上面，再放下另一節，又再焊接，這樣重複數次，所以需要數小時。

何俊仁議員：

但這步驟與落石屎不同，石屎運抵地盤後如不使用，便會凝固。但為何不暫停“蛇皮筒”的工序，等你們在場才進行呢？即到了7時，你們沒有OT，便需要下班；那為何他們不暫停工序，等在你監察之下才繼續呢？

薛文偉先生：

我的上司說，我們無權停止他們施工。

何俊仁議員：

以你所知，“蛇皮筒”或鋼筋籠的安放，在7時後都有進行的，對嗎？

薛文偉先生：

有。

何俊仁議員：

而7時後，是沒有人到場監察的嗎？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我想問清楚，你是有與你上司李國成先生討論這個情況的，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但他告訴你，你無權阻止他或停止他們施工，即使安放“蛇皮筒”亦不可以停止？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如果是石屎，還可以在第二天進行coring，確認質素和長度。但如果安放了“蛇皮筒”，你們如何處理呢？

薛文偉先生：

靠量度深度。量度bored pile的深度。

何俊仁議員：

然後便看看放了多少個鋼筋籠？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但會否他說放了某個數量的鋼筋籠，但其實數目並不足夠呢？

薛文偉先生：

我只能相信他們。

何俊仁議員：

如果你相信他們，監察便沒有意思了；如果有太多事情你都要相信他們，便無須監察了？

薛文偉先生：

所以我便與上司討論此事，但他這樣回答，我亦沒有辦法。

何俊仁議員：

你說你沒有能力阻止他們，但你的工程師及 Contract Manager 有能力阻止他們。你有否向工程師或合約經理討論此事呢？即落石屎和安放“蛇皮筒”等工序均在7時後進行，雖然規定你進行監察，但你卻做不到，你有否擔心？你有否通知你的上司，然後再上報工程師或合約經理，要求他們停止施工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我上司有否在口頭上與工程師討論過，但有 Site Memo發給了他們，警告他們在7時後繼續施工。

何俊仁議員：

但那個是否指落石屎呢？我不大記得了……那個警告……那 Memo是否在9月後才發出呢？讓我看。

主席：

也許你……

何俊仁議員：

也許我再 check……以你所知，從你的角度說，你已經全部向上司報告，你的上司亦已知道有發生這些情況，你亦知道你沒有辦法在7時後進行監察。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所以7時後發生甚麼事情，便要靠他向你口述，然後你作出記錄。其實你量度深度，都是數一數放了多少個“蛇皮筒”或你根本知道有多少個？

薛文偉先生：

將一把軟尺垂下去量度。

主席：

你也無法數，因為有些是在7時後放下去的，這些便不能數了，對嗎？所以最終是他叫你去量度，你量度後認為深度符合要求，你便收貨，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你用那把尺，只能量度樁井的深度；但“蛇皮筒”有多深，便一定要知道放下了多少個“蛇皮筒”，再乘以每個“蛇皮筒”的高度才知道的。至於7時後進行的工序，你便不能知道了。舉例來說，他們說放了10個，其實可能是只放了9個，但你亦要相信他，對嗎？

薛文偉先生：

沒錯。

何俊仁議員：

OK。在接駁鋼筋籠時，你會留意甚麼？你會留意甚麼問題，以防止sonic tubes有虛位而導致堵塞呢？你會留意甚麼以免sonic tubes堵塞呢？

薛文偉先生：

我看不到甚麼，因為全都是燒焊的。

何俊仁議員：

全都是燒焊的。

薛文偉先生：

全都是燒焊的。

何俊仁議員：

你曾否知悉，在這地盤，承建商從很高位置擲鋼筋籠進樁井，以致有可能令接駁口損壞呢？

薛文偉先生：

不知道。

何俊仁議員：

你完全不知道？

薛文偉先生：

他們沒有向我說過此事。

何俊仁議員：

也許我讓其他同事再問。

主席：

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

我想跟進何議員詢問有關“蛇皮筒”的問題。你說安放“蛇皮筒”是一節一節地放下去，燒焊後再繼續放下去的，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通常一節有多高呢？

薛文偉先生：

12米。

楊孝華議員：

12米一節？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即每支樁柱約有兩至三節“蛇皮筒”，對嗎？

薛文偉先生：

不，是4節。

楊孝華議員：

4節。

薛文偉先生：

即約40米。

楊孝華議員：

即落了10米的“蛇皮筒”，然後燒焊，然後繼續落。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蛇皮筒”的直徑與樁柱的直徑差不多，很大的，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每節12米，那便應該在落了約9至10米時便在地面進行燒焊，然後繼續放多12米，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在燒焊時，是用甚麼來固定那已放在樁井的一節，使你可以進行燒焊呢？

薛文偉先生：

會有一個鈎，勾着temporary casing。

楊孝華議員：

勾着它，便進行燒焊……其實“蛇皮筒”是由很多鐵枝組成的……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這12米是在地面上便已預先做好，然後把它吊起來放下去。整個燒焊過程需時多久呢？

薛文偉先生：

約45分鐘至1小時左右。

楊孝華議員：

45分鐘……它周長2米，應該有很多個焊點，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亦可以在一、兩個小時內全部完成？

薛文偉先生：

是。只是兩節的接駁。

楊孝華議員：

只是兩節的接駁。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而不是所有的鐵都.....

薛文偉先生：

不是。

楊孝華議員：

兩節的接駁。當時的sonic tubes亦已擺放在.....在地面上預先做“蛇皮筒”，sonic tubes都已經.....

薛文偉先生：

Sonic tubes是跟鐵籠一起做的。

楊孝華議員：

是跟鐵籠一起做的。

薛文偉先生：

不是跟“蛇皮筒”的。

楊孝華議員：

不是跟.....是跟鐵籠一起做.....即“蛇皮筒”是與sonic tubes無關？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我想問問，在灌石屎時，項目工程師或工程師是否需要到場視察呢？還是依賴你在場監察……

薛文偉先生：

依賴我在場監察。

楊孝華議員：

……由你填……那他們有否……

主席：

之前呢？在未灌之前，是否全部都由你監察呢？

薛文偉先生：

是，但工程師會進行巡查。

主席：

我知道，但工序是否接着進行呢？即挖完樁井，清洗好後，便要灌注石屎；之前是否要經工程師視察後才可繼續呢？

薛文偉先生：

部分是這樣，但不是全部都是。因為部分在照過超聲波及經工程師批准後才准他落石屎。有部分 is 這樣，但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楊孝華議員：

有一點我不太明白，你所說的照超聲波程序，是於何時進行呢？是落石屎之前嗎？

薛文偉先生：

是在落石屎之前，做完 bell-out 的時候。

楊孝華議員：

即超聲波是用來check bell-out的？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這需要工程師視察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你亦需要在場看測試，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主席：

你所說的超聲波是指哪種呢？是ultrasonic，還是sonic tube呢？

薛文偉先生：

Ultrasonic，即照bell-out的那一種。

主席：

Ultrasonic，即照bell-out的那一種，OK。是否需要先看石樣本，才可進行下一步驟呢？抑或石樣本放在那裏，看也好，不看也好，是無須刻意理會？

薛文偉先生：

正常是由工程師到地盤看，但他有沒有看，我則不知道。

主席：

但你的責任不是給他看嗎？

薛文偉先生：

不，我們只負責做record。

楊孝華議員：

我剛才問你時，曾提及很多程序需要由承建商給你Request for Inspection of Works Form，你要看看可否進行下一個階段。直至落石屎前，即完成bell-out的階段，是否一樣要填寫form，等你們做完inspection才進行下一步工序呢？

薛文偉先生：

要。

楊孝華議員：

即落石屎前，他要寫明下一步是落石屎。那些form是否又好像剛才所說那樣漏填了“is given/not given permission”呢？

薛文偉先生：

那些是不會的。

楊孝華議員：

為甚麼那些又不會呢？

薛文偉先生：

因為我們要給上司簽署。

楊孝華議員：

該程序要再給上司簽署？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由上司簽署，即誰人簽署呢？

薛文偉先生：

Clerk of Works。

楊孝華議員：

Clerk of Works？

薛文偉先生：

以及工程師。

楊孝華議員：

工程師。即不是只憑你們簽署了這張form，他們便可以進行下一步驟？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那是由工程師自己簽署。工程師自己簽署時，有沒有到地盤再看看測試結果呢？或向你們詢問form裏的事項？有沒有試過這樣做呢？

薛文偉先生：

他間中有到地盤視察。

楊孝華議員：

他視察時是否需要和你這個職級接觸，看看你們填寫這些form是否正確或有沒有問題呢？有沒有這個程序呢？

薛文偉先生：

他沒有問我們。

楊孝華議員：

他沒有問你們，即沒有與你們接觸？

薛文偉先生：

只間中到地盤進行檢查。

楊孝華議員：

我想問，按照正常程序，在灌石屎的工程中，是否全部時間都要進行監督呢？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據你所知，在這個地盤上灌注每支石屎柱時，是否都有人進行監督呢？

薛文偉先生：

不是。

楊孝華議員：

不是？即主要因為在7時後便沒有人監督了，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一般來說，灌注一支石屎柱需要多少時間呢？

薛文偉先生：

大約7至8小時。

楊孝華議員：

7至8小時？如果是長的石屎柱呢？

薛文偉先生：

如果是長的，則要視乎石屎車到達地盤的時間。

楊孝華議員：

如果石屎車到達地盤途中有阻礙，灌注時間最長需時多久呢？會否一天都灌不完，要在第二天繼續呢？因為灌石屎不可以中途停止，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當然，如果超過12小時，你也很難作出判斷，因為7時後就沒有人在地盤，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你是否知道如果真的因為交通阻塞等原因而阻慢石屎車到地盤的速度，最長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注滿一支樁柱呢？

薛文偉先生：

我記得曾經有一支灌注至11時。

楊孝華議員：

晚上11時？

薛文偉先生：

對，晚上11時。

楊孝華議員：

即有可能要灌十多個小時才能注滿？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你怎知道灌至11時呢？因為當時沒有人在地盤。

薛文偉先生：

查驗石屎車的電腦票。

楊孝華議員：

查驗石屎車到達地盤時的電腦票？如果不是7時後而是7時前，你們在石屎車到達時，是否需要在場為每一張票作紀錄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沒有的？

薛文偉先生：

因為規定要監察10%。

楊孝華議員：

10%.....

薛文偉先生：

即監察灌石屎的百分比。

楊孝華議員：

即是怎樣呢？即每10支樁就看其中1支，還是每30輛石屎車到達地盤.....

薛文偉先生：

對，每30輛石屎車.....

楊孝華議員：

即要看灌注1支樁中10%的石屎車。如果有1%的石屎車是於日間到達地盤，其餘9%於7時後到達也可以嗎？

薛文偉先生：

該10%的石屎車並非要在1小時內，而是spot check的。即例如9時check一、兩輛，10時又check一、兩輛，並非一次過全部check。

楊孝華議員：

以你的經驗來說，有沒有可能快至5小時便灌注完畢？

薛文偉先生：

我記得沒有。

楊孝華議員：

你記得沒有。5小時大約有多少輛石屎車呢？

薛文偉先生：

1小時內大約有10輛。

楊孝華議員：

1小時可以灌10輛石屎車的石屎？通常.....

薛文偉先生：

這只是我的估計。

楊孝華議員：

估計。根據你的觀察，正常來說，如果沒有阻礙，地盤於1小時內可以灌多少輛石屎車的石屎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阻礙的意思是石屎車.....

楊孝華議員：

即沒有中斷，這輛車灌完石屎後，便緊接着由另一輛車開始灌注。

薛文偉先生：

大約8至10輛。

楊孝華議員：

1小時內可以灌8至10輛石屎車的石屎？

薛文偉先生：

不，1天……1小時……1小時可以灌6至7輛石屎車的石屎。

楊孝華議員：

6輛？一般來說，1支樁需要多少輛石屎車，例如這個地盤的樁是40米長，一般需要多少輛石屎車才注滿整支樁呢？

薛文偉先生：

我記得好像需要50至60輛石屎車。

楊孝華議員：

50至60輛？如果是10小時，每小時有6輛石屎車到達地盤，10小時便能注滿，可以這樣說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根據你的觀察，如果晚上7時後沒有人在地盤監察，你知不知道有甚麼補救方法可以知道是否真的灌了這麼多石屎呢？

薛文偉先生：

我沒有想過這點。

楊孝華議員：

可能或者他……

薛文偉先生：

第一，相信石屎廠；第二，相信laboratory向我們的report。

楊孝華議員：

Laboratory怎樣向你們report呢？他們又不是在地盤監看。

薛文偉先生：

因為他們會為每車石屎做“磚仔”和slump，這樣便得依靠他們向我們匯報；而且石屎車出車都有石屎票，就是這樣要相信石屎廠。

楊孝華議員：

你們算一算數目是否脛合，以及石屎到達時該支樁應該需要多少石屎等？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你是否需要在這個地盤check下列事項：例如應該需要多少輛石屎車才注滿這支樁，以及有沒有這麼多輛石屎車？是否需要check這些事項呢？

薛文偉先生：

要。

楊孝華議員：

也要一併check的？

薛文偉先生：

要。

楊孝華議員：

有沒有發覺任何一支樁所需的石屎車特別少呢？有沒有這個情況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完全符合？如果石屎車於晚上到達地盤，就只能相信石屎車票。如果真的發覺沒有這麼多輛石屎車到達地盤，唯一可以解釋的原因就是出現假冒的石屎車票。

薛文偉先生：

我不敢這樣說。

楊孝華議員：

如果check出有些樁柱短了，短了的樁的石屎是不會被蒸發的，不可能突然完全消失，即使灌了下去的石屎仍會存在。

薛文偉先生：

我不敢說石屎票是假的……

楊孝華議員：

我們最主要是研究在哪個程序出問題，以及為甚麼會發生這件事。你知不知道如果沒有監察灌石屎的過程，是否一定要以其他補救方法來證明該支樁的長度是否足夠？是否有core test可以證明呢？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是否所有在灌石屎過程中無人監察的樁都要進行core test呢？

薛文偉先生：

不是。

楊孝華議員：

不是？幾多要做core test呢？

薛文偉先生：

這視乎工程師的決定。

楊孝華議員：

如果做core test，你是否都要在場mark下他有這樣做呢？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薛先生，剛才你曾提及，你會嚴謹地check有多少輛石屎車進入地盤。我們看過紀錄，其實有數支樁的灌石屎時間只有4個多小時，有一支是5個小時。如果灌石屎的時間只有4個多小時至5個小時，那麼進入地盤的石屎車數目肯定大幅減少，例如灌石屎的時間是4個多小時，那麼，根據你剛才的推算，進入地盤的石屎車應該只有40輛。你是否察覺到有這種情況出現呢？如果有，你當時有沒有向你的上司報告呢？還是怎樣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主席：

有沒有察覺到這種情況呢？

薛文偉先生：

也沒有。

主席：

但為甚麼這個紀錄顯示出完成灌注這支樁的時間是4個多小時呢？難道那些數目全是虛構的嗎？

薛文偉先生：

Foreman的解釋是因為石屎車到達地盤的過程很順暢，一輛緊接一輛地到達……

楊孝華議員：

真的可以在之前一輛石屎車還未灌注完畢，下一輛便已輪候灌注嗎？但你有沒有見過……

薛文偉先生：

對，他是這樣解釋。

主席：

當時你曾就這情況發問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你是否見過這情況，還是一輛石屎車灌完石屎後，地盤需等待另一輛石屎車的到達呢？如果是這麼快，過程這麼順暢，便真的很順利了，因為一輛石屎車還未灌注完畢，另一輛已經在輪候。

薛文偉先生：

當時我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楊孝華議員：

但你曾否在地盤見過這個現象，就是石屎車為等待灌漿而排成車龍呢？

薛文偉先生：

有。

楊孝華議員：

也有見過嗎？

薛文偉先生：

曾經有一次，有6、7輛石屎車在地盤外排隊等候。

楊孝華議員：

一直在等候？

薛文偉先生：

見過。

楊孝華議員：

如果有6、7輛石屎車輪候灌注，假如過程順暢，應該可以於1小時內灌注完畢，對嗎？

薛文偉先生：

應該是吧。

楊孝華議員：

排在最後第六輛的石屎車，最多只會等候1個小時，對嗎？它會不會在輪候中途乾脆離開呢？有沒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薛文偉先生：

我記憶中未曾發生這種事情。

楊孝華議員：

沒有？OK。我想問一些關於測試的問題。你說不是全部樁都需要進行core test。你上任時，上司有否向你解釋石屎是在甚麼情況下需要進行測試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沒有向你解釋？總而言之，有測試要求你進行監察，你便去進行監察，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但有沒有向你解釋究竟要選擇多少支樁進行測試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這是由工程師決定。

楊孝華議員：

OK。Sonic tube也是用來測試石屎樁的其中一種方法。報告顯示這個地盤內有很多sonic tubes堵塞了。你在這個地盤工作了這麼久，你覺得sonic tube堵塞是否一件容易發生的事情呢？Sonic tube已在鐵籠內預先做好，sonic tube是以金屬製造的，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放下鐵籠時是否需要一節一節地接駁呢？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也要接駁的。接駁時是否連sonic tube也要一併接駁呢？

薛文偉先生：

包括.....

楊孝華議員：

用甚麼方法把第一節和第二節.....

薛文偉先生：

燒焊。

楊孝華議員：

都是燒焊？這種燒焊和剛才提及的另一種燒焊，即permanent liner那種燒焊的所需時間是否會較長呢？因為鐵籠應該有很多支鐵吧？

薛文偉先生：

不，鐵籠裏的sonic tube是用燒焊的方法，但接駁鐵籠不是用燒焊的方法。

楊孝華議員：

鐵籠是否需要接駁呢？

薛文偉先生：

要接駁，但是用螺絲接駁的。

楊孝華議員：

用螺絲接駁。但是否和temporary casing一樣，完成一節接駁後，把sonic tube燒焊，然後再放下去。它是否都是12米長呢？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都是一樣。在這個過程中，燒焊完畢後便把12米全部放下。在放下的過程中，我們都知道sonic tube堵塞的情況。根據你在地盤所見，他在地面上已預先拼好，只不過在該節放下時，便把sonic tube燒焊，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堵塞呢？

薛文偉先生：

不知道為甚麼。

楊孝華議員：

會不會在放下時太急促而導致屈曲呢？我不知道放下的速度有多快，是把十多米燒焊後便快速地放下去，還是慢慢地放下去呢？

薛文偉先生：

當然是慢慢地放下去。

楊孝華議員：

有吊機把它放下去嗎？

薛文偉先生：

對，有吊臂把它吊下去。

楊孝華議員：

有吊臂把它吊下去？不是free fall把它放下十多米？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做過，但我見到它是慢慢放下的。

楊孝華議員：

慢慢放下的？你自己有沒有想過，例如把sonic tube做好後，後來有很多都出現堵塞，你是否覺得這是一種反常的情況呢？你曾否這樣想過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因為其實是在全部完成後，當進行sonic test時，我們才發覺sonic tube堵塞了。

楊孝華議員：

即當時.....

薛文偉先生：

即當放下去時，我們沒有發覺sonic tube堵塞了。

楊孝華議員：

你是否知道在程序上，如果sonic tube因堵塞而未能做應做的testing，會有甚麼補救方法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

楊孝華議員：

不知道？

薛文偉先生：

都是由工程師決定。

楊孝華議員：

如果未能進行 sonic tube 的測試，便要取出石屎芯 (concrete coring)。你是否知道有這個程序呢？

薛文偉先生：

不知道。要做到該階段才知道。

楊孝華議員：

做到該階段才知道。做到該階段時會要求你監察的，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進行 concrete coring 時，你是否知道所有 sonic tube 出現堵塞的樁也必須接受 concrete coring 來補救呢？

薛文偉先生：

不是。

楊孝華議員：

不是的？都是……

薛文偉先生：

這視乎工程師選擇多少支來進行。

楊孝華議員：

選擇多少支？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但凡選擇.....如果進行時，你都要詳細mark下紀錄，對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但一支樁是這麼長，你進行core test的整個過程需要多少時間呢？

薛文偉先生：

大約5天至1星期。

楊孝華議員：

在該段時間，你在場監察進度的頻密程度為何？是每小時到地盤巡查一次，還是.....

薛文偉先生：

差不多。差不多每小時巡查一次。

楊孝華議員：

但你不知道是否所有未能用sonic tube進行測試的樁柱，都有進行coring，你是否不知道呢？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你是否知道有關大口徑鑽孔樁的指引要求地盤人員監察鑽取土芯的測試呢？

薛文偉先生：

知道。

主席：

你知道的？

薛文偉先生：

100%。

主席：

100%？但你的演繹是每小時巡查一次，並非連續地進行監察？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這是你自己的演繹，還是上司告訴你：你這樣做便可以了，不需要經常站在這裏視察。

薛文偉先生：

由於不可能一直站在那裏進行監察，我的上司教我每次在取出石屎芯時都要看着。

楊孝華議員：

取出時才看着？但在鑽的時候則不用看？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你是不是在每次取出石屎芯時都一定在場看着呢？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會不會有些時候是在晚上7時後取出石芯呢？

薛文偉先生：

有。

楊孝華議員：

都有？那些你怎樣看呢？

薛文偉先生：

那些我便不能看了。

楊孝華議員：

那怎麼辦呢？翌日……

薛文偉先生：

都是一樣。上司表示相信他。

楊孝華議員：

相信他。但怎樣補救呢？

主席：

這豈不是違反指引？這會不會違反指引呢？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如果晚上鑽取了石芯，你在翌日早上到地盤補簽嗎？

薛文偉先生：

翌日早上會補簽。

楊孝華議員：

又是補簽？好像填form般，即使是後補也OK嗎？

主席：

沒有人可以肯定給你看的該支土芯就是抽出來的那支，沒有人可以保證，對嗎？

薛文偉先生：

因為根本做不到。

主席：

因為你根本沒有看過。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即你已完全相信他？

主席：

有多少支樁出現這種情況呢？

薛文偉先生：

全部都是這樣。

主席：

全部都是在晚上取出，然後在翌日早上給你看嗎？

薛文偉先生：

有部分而已，因為房署規定鑽石屎芯的時間是由早上7時至晚上7時。

主席：

是的。

薛文偉先生：

其實我們早上也未能監察，因為我們在8時才上班，而我們在6時下班，還有1小時的午膳時間，我們根本在這3段時間也是未能監察該工序的。

楊孝華議員：

鑽石屎芯的機械在運作時的噪音嚴重嗎？

薛文偉先生：

不嚴重。

楊孝華議員：

即他們在晚上通宵運作，附近居民也未必會投訴。

薛文偉先生：

有這個可能性。

楊孝華議員：

你在晚上下班離開地盤，那麼你有沒有聽過工人說他們在晚上通宵工作，還是只會工作至11時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聽過。

楊孝華議員：

你沒有聽過，但你看到他們的進度……他們會否在翌日把昨天晚上所鑽的一批石屎芯交由你簽署，他們會這樣做嗎？

薛文偉先生：

不會是一批，但始終會多鑽一、兩支，他們說是昨晚所做的。

楊孝華議員：

一、兩支大約是.....

薛文偉先生：

大約.....

楊孝華議員：

約長一、兩米嗎？

薛文偉先生：

每支.....每支也有3、4米。

楊孝華議員：

每支有3、4米。

主席：

你的上司知道這情況嗎？

薛文偉先生：

知道。

主席：

即你已向他報告。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他有何反應呢？

薛文偉先生：

我對他說我未能監察部分鑽石屎芯工序。

主席：

他有何反應呢？

薛文偉先生：

他說我仍然需要簽名，因為這是遊戲規則。

楊孝華議員：

遊戲規則是這樣的？

薛文偉先生：

是。

楊孝華議員：

他有沒有告訴你，你簽署後可能便需要負上甚麼責任呢？

薛文偉先生：

他沒有提過。

楊孝華議員：

這樣會很危險。通常鑽一支石屎芯需時多久呢？

薛文偉先生：

5至7天。

楊孝華議員：

這是整支樁的時間，但他們是逐支鑽出，你剛才說5天時間是……

薛文偉先生：

整支樁由工序開始至終結所需時間。

楊孝華議員：

是整支樁的工序時間，但其實是逐支芯鑽出，如果3米一支，40米的樁柱可能需要十多支才代表整支樁。那麼以你的觀察，做其中一支大約需時多久呢？

薛文偉先生：

鑽一個多小時至兩小時左右。

楊孝華議員：

每支需一個多小時至兩小時。曾否發生一個情況：翌日你上班時，有人員通知你昨晚花了6、7小時鑽了4支，然後請你簽署呢？

薛文偉先生：

曾出現這類情況，但沒有4支那麼多。

楊孝華議員：

最多是多少呢？

薛文偉先生：

兩、三支。

楊孝華議員：

兩、三支。

薛文偉先生：

通知我昨晚做了該兩、三支。

楊孝華議員：

如果有3支，即晚上鑽了5小時，如果你6時下班，即他們大約鑽至晚上11時。

薛文偉先生：

有這個可能性。

楊孝華議員：

如果鑽通宵便可能不止此數目，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你為何對他們有信心呢？他們要求你簽署，你便簽署呢？如果他們從其他地盤鑽石屎芯，然後說是從這地盤鑽取，你就此簽署了，那該怎麼辦呢？

薛文偉先生：

我只是聽從上司的指示。

楊孝華議員：

即上司指示你簽署，你便簽署？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如果一支樁有40米，以3米做core test，便有十多支石屎芯。如果遇到你剛才所說的情況，翌日上班已有3支石屎芯，那麼剩餘的10支會在日間進行嗎？

薛文偉先生：

我會親自監察在日間所進行的工序，所以會簽署。

楊孝華議員：

看到工序進行.....

薛文偉先生：

我收工前會簽署所有由我監察下抽取的石屎芯，但晚上所做的便會在翌日才簽署。

楊孝華議員：

翌日才會簽署。

主席：

但你仍會簽署？

薛文偉先生：

我會簽署。

主席：

即你曾監察的工序，你會簽署，但你沒有監察的工序，你也會簽署，是嗎？

楊孝華議員：

照簽可也？

薛文偉先生：

是的，其實他們在7時已可以開始做core的工序。

楊孝華議員：

他們可以做core的工序。

薛文偉先生：

早上7時我們仍未上班。

主席：

其實監察並無意義，對嗎？因為由你監察的工序，你會簽署，你沒有監察的工序，你也會簽署。那麼意義何在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我只是根據指示工作。

楊孝華議員：

我提問有關coring方面的問題到此為止。最後我想問，你是否知道承建商曾表示既然未能做sonic test，便改用vibration test代替，你是否知悉這事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這件事。

楊孝華議員：

你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有沒有要求你見證曾做vibration test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楊孝華議員：

但你需要在他們完成sonic test後簽署，完成鑽石屎芯工序，也需要你簽署。據你所知，沒有做過vibration test，也沒有要求你簽署？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主席：

我想問一、兩個簡單的問題，聽了薛先生剛才的證供後，似乎7時後有很多事情發生，最低限度在7時後可以做接駁鋼筋籠的工作，也可以在7時後鑽石屎芯，其實7時並不是一個規限，7時只是你們收工的時間而已。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主席：

其實地盤的一切運作仍然繼續，我可以這樣說嗎？

薛文偉先生：

可以。

主席：

可以這樣說。我們知道房署曾向承建商發出20多封warning letters，但根據我們手上的資料，投訴只是有關concreting及pile caps。房署有沒有就地盤在7時後所做的其他工序正式向承建商作出投訴呢？

薛文偉先生：

我曾向上司提及，但我的上司是否曾向承建商提及，我則不得而知。

主席：

你的上司是李國成先生？你每次提及的上司都是李國成先生嗎？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主席：

OK，好。第二個問題，薛先生在上次研訊時指出是在完成bell-out之後才抽取石樣本。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主席：

你在上次所作證供是這樣的。

薛文偉先生：

是。

主席：

你今天可否再次證實，在你監察這地盤時，當時是完成bell-out後才抽取石樣本呢？

薛文偉先生：

我記得是這樣的。

主席：

你仍然記得是在完成bell-out後才抽取石樣本？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主席：

OK。

何俊仁議員：

我仍想多問一個問題，你說在7時後，地盤的工序仍然繼續。較早時我聽到的證供指出，在7時後不能停工的原因，是因為落石屎是不可以停頓的工作。你可否向我們確認，其他工序是可以暫停呢？這些工序與落石屎不同，落石屎工序必須一次過完成。

薛文偉先生：

是的。

何俊仁議員：

但有關鋼筋籠的工序其實是可以暫停的，是嗎？

薛文偉先生：

是。

何俊仁議員：

你們可以翌日上班時繼續進行監察，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何俊仁議員：

當時他們沒有停止工序，其中一個原因是否因為時間緊迫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敢這樣說。

何俊仁議員：

甚麼？

薛文偉先生：

我不敢這樣說。

何俊仁議員：

你是否不知道呢？

薛文偉先生：

我的上司曾對我說，我們沒有權力停止承建商進行工程。

何俊仁議員：

你是否知道工程的時間很緊迫呢？例如何時需要完工？他們的工作是否較預定的時間表延遲呢？會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害怕被罰款，所以在晚上仍然繼續開工呢？

薛文偉先生：

當時我沒有考慮這問題，到現在我也沒有這樣的考慮。

何俊仁議員：

沒有考慮過。

主席：

你除了向你的上司李國成先生報告這情況外，你有沒有向項目工程師報告這情況呢？

薛文偉先生：

我沒有直接.....

主席：

即報告有關他們在7時後仍然開工的情況。

薛文偉先生：

我沒有直接向工程師報告，只曾向上司提及。

主席：

好。OK。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

地盤不會在星期日開工，對嗎？

薛文偉先生：

對。

楊孝華議員：

如果星期六未能完成落石屎的工序，你們又下班了，情況會是怎樣呢？

薛文偉先生：

星期六未能完成落石屎的工序？

楊孝華議員：

是的。

薛文偉先生：

便需要在晚上加班進行。

楊孝華議員：

在晚上加班完成這項工作。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但剛才提過他們曾在晚上做concrete coring，翌日說昨晚鑽取了石屎芯。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楊孝華議員：

星期日你們不用上班，那麼曾否出現一個情況：他們在星期六加班工作，而你在星期一上班時，他們表示有些石屎芯是在週末加班時鑽取的，並要求你簽署呢？

薛文偉先生：

他們沒有說過是在星期日鑽取的。

主席：

既然你不在場，你怎能肯定他們沒有在星期日開工呢？

薛文偉先生：

他們沒有向我們報告曾在星期日開工。

楊孝華議員：

但他們可以在星期一說某些石屎芯是在星期六你下班後鑽取的，你無從知道他們是星期六晚上做，還是星期日做，對嗎？

薛文偉先生：

我的確不會知道。

主席：

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

薛先生，承建商的staff——即你們的“對口”，他們有地盤的人員，你們也有地盤的人員，其實大家的關係熟絡嗎？當然你們在工作上會有接觸，但放工後會否有私人關係，例如大家一起吃飯、飲茶呢？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涂謹申議員：

一次也沒有嗎？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涂謹申議員：

你沒有，還是其他同事也沒有呢？

薛文偉先生：

我沒有。

涂謹申議員：

其他同事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

涂謹申議員：

例如李先生呢？

薛文偉先生：

我不知道。我沒有詢問有關這方面的問題，我放工時是獨自下班的。

涂謹申議員：

自己離開地盤？

薛文偉先生：

是。

涂謹申議員：

但據你的觀察，在言談間他們有沒有提過昨晚吃飯或卡拉OK等活動呢？你曾聽過嗎？

薛文偉先生：

間中有。

涂謹申議員：

“間中有”是甚麼意思呢？曾聽他們提過嗎？

薛文偉先生：

聽過他們說昨晚飲啤酒，但當然我並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這樣做。

涂謹申議員：

OK，你聽哪些人提過呢？

薛文偉先生：

Site Agent。

涂謹申議員：

Site Agent的名字是甚麼呢？

薛文偉先生：

他姓李。

涂謹申議員：

Site Agent是.....

薛文偉先生：

李偉衡先生。

涂謹申議員：

是李偉衡先生，即Mr Eric LI，OK，那麼你方面是哪一位呢？

薛文偉先生：

李國成先生。

涂謹申議員：

李國成先生，還有其他人嗎？

薛文偉先生：

沒有。

涂謹申議員：

即你聽到他們曾提及吃飯或飲啤酒等。

薛文偉先生：

只有飲啤酒。

涂謹申議員：

飲啤酒。

薛文偉先生：

是的。

涂謹申議員：

OK，你聽過一次，還是多次呢？

薛文偉先生：

兩、三次。

涂謹申議員：

謝謝。

主席：

如果委員沒有其他問題，我們多謝薛先生今天出席研訊。日後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會再次邀請薛先生前來協助委員會，薛先生現在可以退席。各位委員，我們今天的研訊到此為止。多謝各位。

(研訊於下午6時20分結束)